

言行龟鉴 [元] 张光祖

●卷一学问门

范鲁公质自从仕，未尝释卷。人或勉之，质曰：“昔尝有日者，与吾言，他日必当大任。苟如其言，无学术何以处之？”

赵韩王普为相，每朝廷遇一大事，定一大议，才归第，则亟合户，启篋取一书而读之，有终日者，虽家人不测也。及翌日出，则是事决矣。用是为常。后普薨，家人始开篋见之，则《论语》二十篇也。太宗散相普，或谮之曰：“普，山东学究，惟能读《论语》耳！”太宗疑之，以告普。普曰：“臣实不知书，但能读《论语》佐艺祖定天下，才用得半部，尚有一半可以辅陛下。”上意释然，卒相之。

李文靖公沆为相，常读《论语》。或问之，公曰：“沆为宰相，如《论语》中‘节用而爱人’、‘使民以时’两句，尚未能行。圣人之言，终身诵之可也。”沆厚重淳质，内行修谨，尤厌荣利，好贤乐善，世称贤相。胡文定曰：“李文靖淡然无欲，王沂公俨然不动，资禀既如此，又济之以学，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。”

晏元献公殊为馆职时，天下无事，许臣寮择胜燕饮。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，以至市楼酒肆，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。公是时贫不能出，惟家居与兄弟讲习。

狄武襄公青为指挥使时，尹洙与谈兵，善之，荐于经略使韩琦、范仲淹，一见奇之，曰：“此良将才也。”授以《左氏春秋》曰：“将不知古今，匹夫勇耳！”青遂折节读书，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，由是知名。

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，在长白山僧舍修学，惟煮粟米二升，作粥一器，经宿遂凝，乃画为四块，早晚取二块，断齏十数茎，醮汁半盂，入少盐，暖而之，如此者三年。公在南都学舍，扫一室，昼夜讲诵，未尝解衣而寐；或昏怠，辄以水沃面。往往粥不充，日昃始食。刻苦五年，大通六经之旨，为文章论说，必本于仁义。公少有大节，其于仁义、礼乐、孝悌、忠信，如饥渴之于饮食，其于富贵贫贱，毁誉欢戚，不动其心。范文正公遭母忧，晏元献守南京，请掌府学。范公尝宿学中，训督学者，皆有法度，勤劳恭谨，以身先之。夜课诸生，读书寝食，皆立时刻。往往潜至斋舍调之，见有先寝者，诘之，其人给云：“适疲倦，暂就枕耳。”问：“未寝之时，观何书？”其人亦妄对。则取书问之，不能对，乃罚之。出题使诸生作赋，必先自为之，欲知其难易，及所当用意，亦使学者率以为法。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。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名于场屋朝廷者，多其所教也。

滕公宗谅，仁宗朝知湖州，大兴学校，学者皆敦行实，传经义，人各治一

事，又兼一事，学徒千数。宝元初，太学下湖州学，取其法行之。

范忠宣公纯仁，字尧夫，文正公之长子。文正门下多延贤士，如胡瑗、孙复、石介、李觏之徒，与公从游，昼夜肄业，置灯帐中，夜分不寝。后公贵，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，时以示诸子孙曰：“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。”初再调官，皆不赴，文正公遣之，纯仁曰：“岂可重于禄食，而轻去父母邪！虽近，亦不能朝夕在侧。”遂终养焉。自布衣以至宰相，廉俭公逊，不少加损。尝曰：“吾生平所学，惟得‘忠恕’二字，一生用不尽。以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亲睦宗族，未尝须臾离此也。”又戒子弟曰：“六经，圣人之事也。知一字则行一字，要须造次颠沛必于是。所谓有为者，亦若是耳。”

陈忠肃公为礼部贡院点检官，与校书郎范淳夫同舍。淳夫尝论颜子之不迁不贰，惟伯淳能之。问公曰：“伯淳谁也？”公默然久之，曰：“不知有伯淳邪？”曰：“生长东南，实未知也。”时年二十九矣。自是以来，尝以寡陋自愧，每得明道先生之文，必冠带而后读。

司马温公光，字君实。七岁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即了大义，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。每患记问不若人，群居讲习，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，独下帷绝编，或在马上，或中夜不寐，时咏其文，思其义，精诵至终身不忘。公忠信孝友，恭俭正直，出于天性。其好学，如饥渴之嗜饮食；于财利纷华，如恶恶臭。平生所为事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。康节尝称之曰：“君实，脚踏实地人也。”司马温公对宾客，无问贤愚长幼，悉以疑事问之。有草簿数枚，常置坐间，苟有可取，随手记录，或对客即书，率以为常。其书字皆真谨。

吕正献公于讲读尤精，语约而义明，可以为当世之冠。与司马光同侍经筵，光退，语人曰：“每闻晦叔讲，便觉己语烦。”

吕荜阳公希哲，字原明，从胡先生于太学，与伊川俱事先生，居并舍。公少伊川一二岁，察其学问渊源，非他人比，首以师礼事之。又与同舍黄公履、邢公恕相友善，一时之士，不远万里，皆来师之。学者相与，必称先生，不问可知为胡公弟子也。

胡安定公瑗，字翼之，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辞而遗经业，苟趋利禄，其教学者必以明体达用为本。初与孙明复、石守道同读书泰山，攻苦食淡，终夜不寝。一坐十年不归，得家书，见上有“平安”二字，好投之涧中，不复展读。及为苏、湖二州教授，严条约，以身先之。虽大暑，必公服终日，以见诸生，严师弟子之礼。解经至有要义，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。学徒千数，日月刮靡。为文章皆传经义，必以理胜，信其师说，敦尚行实。其在湖州学，置经义斋、治事斋。经义斋者，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；治事斋者，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如治民、治兵，水利书数之类。其在太学亦然。其

子弟散在四方，随其人贤愚，皆循循雅饬，其言谈举止，遇之不问，知为先生弟子。门人刘彝召对策略曰：“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，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。臣闻圣人之道，有体、有用、有文。君臣父子，仁义礼乐，历世不可变者，其体也；诗书史传，垂法后世者，其文也；举而措之，天下能润泽其民，归于皇极者，其用也。国家累朝取士，不以体用为本，而尚声律浮华之词，是以风俗俞薄。臣师瑗当明道、宝元之间，以体用之学授诸生，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，臣师之力也。”胡安定为国子先生日，番禺大商遣其子就学，得病甚瘠，客于逆旅，若将毙焉。父至，携其子来谒。胡先生曰：“是宜先警其心，而后诱之以道。”乃取一帙书曰：“汝读是，可以先知养生之术。知养生之后，可以进学。”子视其书，黄帝《素问》也。读之未竟，惧伐性命之过，甚悔痛自责，冀可自新。胡知其已悟，召而诲之，曰：“知爱身则可以修身。自今以始，其洗心向道，取圣贤之书，次第读之，既通其义，然后为文，则汝可以成名。圣人不贵无过，而贵改过。无愧昔悔，第勉事业。”其人亦颖锐善学，二三年登上第而归。胡安定先生，明道、景间与孙明复、石守道三人以师道自任，而先生之徒独盛。在湖州学，弟子往来尝数百人，各以其经转相传授。其教学之法最备，行之数年，东南之士，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。庆历间，建太学于京师，有司下湖州学，取先生学法，行之太学。皇、至和间，以先生判国子监，执经座下，生徒千余人，每讲罢，或引当世之事以明之。教育诸生皆有法。

刘执中彝，福州人。安定在湖学时，从学者数百人，彝为高第。熙宁二年，彝召对，上问从学何人曰：“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。先生始自苏湖，终于太学，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人。”上曰：“门人今在朝为谁？”彝曰：“若钱藻之渊笃，孙觉之纯明，范纯仁之直温，钱公辅之简谅，皆陛下之所知也。其在外，明体适用，教于民者，殆数十辈。其余政事文学，粗出于人者，不可胜数。”

徐公仲车积，谥节孝处士。初从安定胡先生学，潜心力行。先生自言初见安定先生，退，头容少偏。安定厉声云：“头容直！”积因自思，不独头容直，心亦要直也。自此不敢有邪心。公初学于胡安定，门人甚众。一日，独召积食于中堂，二女子侍之。积问安定：“门人或问见侍女否，何以对？”安定曰：“莫安排。”积闻此一语，大省悟，其学顿进。公平日教学者，每以“治心养气”四字为先，曰：“修身，务学之要，莫大于此，其效甚明，其术甚易。”乃著书，未成而病。尝曰：“吾之书，大要以正治心，以直养气而已。”或问立朝之要，则必曰：“以正辅君。”或问修身之要，则必曰：“以正修身。”诸生逾年不省侍者，以私财遣之使归。

李平字初平，为郴州守。时濂溪先生为桂阳令，初平知先生之贤，与之语，叹曰：“吾欲读书何如？”先生曰：“公老无及矣，某请得为公言之。”于是初平日听先生语，二年果有悟。

明道先生程颢，字伯淳，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学，遂厌科举之业，卓然有求道之志。先生尝曰：“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寻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。”又曰：“自再见周茂叔后，吟风弄月而归，有‘吾与点也’之意。自孟子没，而圣学不传，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，以斯道自任。其教人之法，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，至于平天下，自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，循循有序。先生德性充完，粹和之气，盎于面背。乐易多恕，接人温然，无贤不肖，皆使之款曲自尽。闻一人善，咨嗟奖劳，惟恐其不笃；人有不及，开导诱掖，惟恐其不至。望其容色，听其言教，则放心邪气，自不容于胸中。”明道先生兄弟，每见人静坐，便叹其善学。谢显道从明道先生于扶沟，明道一日谓之曰：“尔辈在此相从，只是学某言语，故其学心口不相应，盍若行之？”请问焉，曰：“且静坐。”显道云：“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，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。”

伊川先生程颐，字正叔，曰：“《大学》，孔氏之遗书，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其次莫如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学者必由是而学焉，则庶乎其不差矣。”又曰：“凡看《语》、《孟》，且须熟读玩味，将圣人言语切己，不可只作一场话说。”又曰：“读《论语》者，但将弟子问处便作己问，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，自然有得。若深求玩味，将来涵养成，甚生气质。”伊川先生曰：“世间有三件事至难，可以夺造化之力。为国而至于祈天永命，养形而至于长生，学而至于圣人，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，人力可以胜造化，自是力不为耳。”伊川先生绍圣间有涪州之行，自涪还洛，气貌、容色、髭发皆胜平昔。门人问何以得此，答曰：“学之力。大凡学者，学处患难贫贱，若富贵荣达，即不须学也。”伊川先生在经筵，每当进讲，必宿斋豫戒，潜思存诚，冀以感动圣意。常于文义之外，反复推明，归之人主。一日当讲“颜子不改其乐”章，门人疑此章非有人君事，将何以为说。及讲既毕，乃复言曰：“陋巷之士，仁义在躬，忘其贫贱。人主崇高，奉养备极，苟不知学，安能不为富贵所移？且颜子，王佐之才也，而箪食瓢饮；季氏，国之蠹也，而富于周公、鲁君。用舍如此，非后世之鉴乎？”闻者叹服。程伊川先生曰：“君子，知识为本，行次之。今有人焉，力能行之，而识不足以知之，则有异端者出，彼将流荡而不知反。内不知好恶，外不知是非，虽有尾生之信，曾参之孝，吾弗贵矣。”

游定夫酢，伊川至京师，一见，谓其资可与适道。是时明道知扶沟县事，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学为己任，设庠序，聚邑人弟子教之，召公职学事，公

欣然往从之，于是尽弃其学而学焉。伊川谓公曰：“游君德器粹然，问学日进，政事亦过人远甚。”

杨中立时调宫京师，往颍昌，从学于明道。南方高弟，惟游定夫、谢显道与公三人。伊川自涪归，见学者凋落，多从异学，独杨、谢不变，因叹曰：“学者皆流于异端，惟杨、谢二君长进。”中立归，明道送之出门，因谓坐客曰：“吾道南矣。”定夫、中立初见伊川，伊川瞑目而坐，二子侍立。既觉，顾谓曰：“贤辈尚在此乎？日既晚，且休矣。”及出门，外之雪深一尺。杨中立云：“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。对人主语言，及为章疏文字，温柔敦厚尤不可无。如作诗，多讥玩，殊无侧怛爱君之意。在朝论事，多不循理，惟是争气，何以事君？君子所养，要令暴躁邪僻之气不设于身体。”

谢显道自言，昔日学时只垂足，亦不敢盘足。

张思叔绎初见道楷禅师，有祝发从之之意。时周恭叔官伊中，谓之曰：“他日程先生归，可从之学，无为空祝发也。”及伊川归自涪陵，思叔始见先生。时从学者甚众，先生独许思叔，因读孟子“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”，始有自得处。伊川尝言晚得二士，谓思叔及尹亨也。

罗文恭公质字仲素，云：“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，云以身体之，以心验之，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，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外。此盖某所为者如此。”

高彦先登曰：“凡为学之道，必须一言一句，自求己事。如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中，我所未能，当勉而行之。或我所行未合于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中，便思改之。先务躬行，非止诵书作文而已。”又曰：“凡为学之道，必先至诚。不诚，未有能至焉者也。何以见其诚？居处齐庄，志意凝定；不妄言，不苟笑；开卷伏读，必起恭敬，如对圣贤；掩卷沉思，必根义理，以闲邪僻。行之悠久，习与性成，便有圣贤前辈气象。”

横渠先生张载，字子厚，年十八，慨然以功名自许，书谒范文正公。公知其远器，欲成就之，乃责之曰：“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？”因劝读《中庸》。虽爱之，犹以为未足，又访诸释、老之书，累年尽究其说。知无所得，反而求之六经。嘉初，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，共语道学之要，于是尽弃异学，淳如也。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。或终夜起坐，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，未始须臾息也。学者有问，多告以知礼成性、变化气质之道。先生气质刚毅，德盛貌恭，与人居而日亲。其治家接物，大要正己以感人，非其义也，不敢以一毫犯之。朱子曰：“横渠学力绝人，尤勇于改过，独谓戏为无伤。一日忽曰：” 凡人之过，犹有出于不知而为之者。至于戏，则皆有心为之也，其为害尤甚。‘遂作《东铭》。’”

康节先生邵雍，字尧夫。始学于百原，坚苦刻厉，冬不炉，夏不扇，夜不就席者数年。先生叹曰：“昔人尚友千古，而未尝及四方，遽可已乎？”于是走吴适楚，过齐鲁，客梁晋，久之而归曰：“道其在是矣。”退居共城，乃覃思《易》学。三年不设榻，昼夜危坐以思，于是学以大成。

老泉先生苏洵，字明允。少不喜学，年壮犹不知书，二十七始大家愤，谢其素所往来少年，闭户读书为文。岁余举进士，不中，又举茂材异等，亦不中，退而叹曰：“此不足为吾学也！”悉取所为文数百篇，焚之，益闭户读书，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，涵蓄老成，抑而不发，久之慨然曰：“可矣。”由是下笔，顷刻数千言，其纵横上下，出入驰走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。至和、嘉间，与其二子轼、辙至京师，欧阳公修得其书二十篇，大爱其文辞，以为贾谊、刘向不过也。二子同举进士，又同登制科，一时名动京师，天下言文章者称“三苏”云。

范侍讲祖禹在经筵，东坡语李疇曰：“淳夫讲说，为经筵讲官第一，言简而当，无一冗字，无一长语，义理明白，而成文灿然，乃得讲师三昧也。”

马时中伸，崇宁中禁元学，伊川之门学者无几，虽宿素从游，间以趋利叛去。公方自吏部求为西京司法曹事，锐然为亲依之计，至则因张绎求见，先生辞焉。公曰：“使伸得闻道，虽死何憾。”先生闻而叹曰：“此真有志者。”遂引而进之。

岳武穆王飞，少负气节，生而有力，未冠，能引弓三百斤，弩八石。天资敏悟，强记书传，尤好《左氏春秋传》及孙吴兵法。家贫，拾薪为烛，达旦不寐。为文初不经意，人取而诵之，则辩是非，析义理，若精思而得之者。

张子韶九成曰：“朋友讲习，固是天下乐事，不幸独学，则尚友古人。故读《论语》，如对孔门圣贤，读《孟子》，如对孟子，凝神静虑，如目击之。如此用心，虽生千载之下，可以见千载上人矣。”又曰：“看史，若身处其中，当时人主情性如何，在朝士大夫孰为君子，孰为小人，其处事孰为当，孰为否，皆令胸次晓然，可以口讲指画，则机会圆熟。他日临事，必过人矣。”张子韶曰：“伊川云，以富贵骄人，固非美事，以学问骄人，害亦不细。此真格言也。予闻尹彦明从学于伊川，闻见日新。谢显道谓之曰：”公既有所闻，正如服乌头，苟无以制之，则药发而患生矣。‘显道之言，诚可为浅露者之戒。’”

胡文定公字康侯，曰：“为学必以圣人自期，为政必以宰相自期，莫将第一等事让与他人做。”胡文定公每子孙定省，必问其习业，合意，则曰：“士当志于圣，勿临深以为高。”否，则蹙曰：“流光可惜，无为小人之归属。后生艰难穷厄，但勉于进修，使动心忍性，不为濡沫之惠。”

晦庵先生朱熹字仲晦，曰：“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，一旦学大学，是以无下手处。今且当自持敬始，只据而今地头，便立定脚跟做去，栽种后来根株，补填前日欠阙。如二十岁觉悟，便从二十岁立定脚跟做去；三十岁觉悟，便从三十岁立定脚跟做去；便年八九十岁觉悟，亦当据定见立定硬寨做去。”晦庵先生尝云：“初师屏山籍溪，籍溪学于文定，又初学佛老，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，而道未至，然于佛老亦未有见。屏山少年官莆田，接塔下一僧，能入定，数日后乃见了义，归家诵读儒书，以为与佛合，故作圣传论。某自见于此道，未有所得，一日某在刘病翁所，会一僧，却与刘说，某也理会得个昭昭虚虚的禅。刘后说与某，某遂疑此心更有要妙处。后赴同安任，见延平先生，先生只说不是，再三质问，先生只教看圣贤言语。某遂将那禅权倚阁，起意中道，禅亦自在，且将圣贤书来读，读来读去，日复一日，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，却回头看释氏之说，破绽罅漏百出。”朱晦庵年二十二，调同安主簿，后二年之同安任，始受学于延平李先生之门。秩满丐祠，留延平之门，又来往从学者五年，遂尽得先生之传。晦庵先生曰：“惺惺法只是唤醒此心。”因言瑞岩和尚每日唤主人翁惺惺，自答曰惺惺，今时学者却不能如此。又引释氏说心云：“不得跳举，不得昏沉，是他见得此心，只有两项跳举。是走作时昏沉，是放倒时惟敬，则都无此病。”晦庵先生年十四而孤，受学于胡原仲、刘致中、刘彦冲三君子之门，遂慨然有求道之志，博求经传，遍交当世有识之士。登第后同安主簿，秩满归，不远数百里，徒步从学于延平李先生，时年二十四矣。先生初亦学于李先生，只说不是从游，累年精思实体而后，学之所造益深，专精致诚，昼夜不懈，至忘寝食。延平称之曰：“乐善好义，鲜与伦比。”又曰：“颖悟绝人，力行可畏。”

南轩先生张~~一~~，字敬夫，颖悟夙成。既长，往从胡公仁仲问河南程氏学。先生一见，知其大器，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。公退而思，若有得也，益自奋厉，直以古之圣贤自期，作《希颜录》一篇，早夜观省。

吕东莱尝自言，少时性气粗暴，后因病中读《论语》，至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，忽然觉得意思，一时平了，遂终身无暴怒。晦庵作其赞曰：“以一身备四气之和，以一心涵千古之秘。”可谓得变化气质之法矣。

### ●卷二德行门

曹武惠王彬为世宗亲吏，掌茶酒，太祖尝从求酒，彬曰：“此官酒，不敢相与。”自沽酒以饮太祖。及即位，语群臣曰：“世宗旧吏，不欺其主者，独曹彬耳。”由是委以心腹。曹武惠王，国朝名将，勋业之盛，无与为比。尝曰：“吾为将，杀人多矣，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。”其所居堂屋敞，子弟请加修葺，公曰：“时方大冬，墙壁瓦石之间，百虫所蛰，不可伤其生。”其仁

心爱物盖如此。

王文正公与人寡言笑，其语虽简，而能以理屈人。默然终日，莫能窥其际。及奏事上前，群臣异同，公徐一言以定。王文正公平生荐引，人未尝知。寇准尝使人私求作使相，公大惊曰：“将相之任，岂可求耶！且吾不受私。”准深恨之。已而制出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准入见，泣涕曰：“非陛下知，臣何以至此！”真宗具道公所以荐准者，准始愧叹，以为不可及。王文正公，忽有货玉带者，因弟以呈，文正曰：“如何？”弟曰：“甚佳。”公命系之，曰：“还见否？”曰：“系之安得自见？”文正曰：“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，无乃劳乎？我腰间不称此物。”亟还之。公平生所服，止于赐带。王文正公冲澹寡欲，奉身俭约，每见家人服饰似过，即瞑目曰：“吾门素风，一至于此！”亟令减损。故家人有一衣稍华，必于闺中易之，不敢令公见。

寇莱公准年十九，举进士。时太宗取人，多问其年，年少者往往罢遣。或教公增年，公曰：“吾初进取，可欺君耶？”

寇莱公寝处，一青帟，二十余年，时有破坏，辄命补葺。或以公孙布被讥之，则笑曰：“彼诈我诚，虽敝何忧？”

王沂公曾状元及第，还青州故郡。府帅闻其归，命父老娼乐迎于近郊，公乃易服乘小卫由他门入，遽谒守。守惊曰：“闻君来，已遣人奉迎，门司未报，君至何为抵此？”公曰：“不才幸忝科第，岂敢烦太守父老致迓，是重其过也。”守嘉叹，以远大期之。

鲁肃简公宗道，为人忠实。仁宗在东宫，宗道为谕德。其居侧有酒肆，公微行饮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，使者及门，而公不在。移时饮归，中使与公约曰：“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？”公曰：“但以实告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则当得罪。”公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也。”中使嗟叹而去。真宗果问，中使具如公对。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，公谢曰：“臣家贫，无器皿，酒肆百物备具，宾至如归。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，遂与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”真宗自此奇公，以为可大用。鲁肃简贬濮州团练副使，汀州安置。在汀二年，杜门不与人接，日阅书数卷而已。室仅容一榻，坐卧其中，欲将终身焉。人不堪其忧，而公处之裕如也。

章太傅夫人练氏，章郇公得象高祖太傅之妻也。太傅，建州人，仕王氏为刺史。练氏智识过人。太傅出兵，有二将后期，欲斩之，夫人置酒，饰美姬进之，太傅欢甚。迨夜饮醉，夫人密使二将亡去。二将奔南唐，后为唐将，攻建州，破之。时太傅已死，夫人居建州，二将遣使，厚以金帛遗夫人，且以一白旗授之，曰：“吾将屠此城，夫人植旗于门，且吾已戒士卒，勿犯也。”夫人



反其金帛，并旗弗受，曰：“君幸思旧德，愿全此城之人。必欲屠之，吾家与众俱死耳，不愿独生。”二将感其言，遂止不屠。太傅十三子，其八子夫人所生也。后子孙及第至达宦者甚众。章郇公得象在私第，子弟有夜扣门禀事者，公曰：“若是公事，明早来待漏院理会；若是私事，即于堂前夫人处禀覆。”在中书，一日坐处地陷，徐起，使人填之，不以为怪。家人闻之甚忧，及公还家，亦不言。至晚，公与弟虞部对饮，虞部问公：“今日闻中书地陷，是否？”曰：“中书地陷，何干汝事？”竟不言。前辈大抵有此气象，卒作摇撼不动。

向文简公敏中除右仆射，麻下日，李昌武为翰林学士，当对，真宗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未尝除仆射，今日以命敏中，此殊命也，敏中应甚喜。”对曰：“臣不知。”上曰：“敏中今日门下贺客必多，卿往观之。”昌武往见，丞相方谢客，悄无一人。昌武径入见之，徐贺曰：“今日闻降麻，士大夫莫不欢慰。”公但唯唯。又曰：“自上即位，未尝除端揆，此非常之命。自非勋德隆重，眷倚殊越，何以至此？”公复唯唯，终不测其意。又历陈前世为仆射，勋劳德业之盛，礼命之重；公亦唯唯，卒无一言。既退，复使人至庖厨中，问今日有无亲戚饮食者，亦寂无一人。明日对，上问昨日见敏中之意何如，乃具以所见对。上曰：“向敏中大耐官职！”

王公德用，状貌魁伟，面色正黑，虽匹夫下卒，闾巷小儿，外至四夷君长，皆知其名，识与不识，称之曰“黑王相公”。契丹常呼其名以惊小儿，其为敌人畏服如此。

陈文惠公尧佐见动物，必戒左右勿杀。器服坏，随辄补之，曰：“无使不全以见弃也。”

方公谨言为侍御史时，丁谓遭贬，谨言籍其家，得士大夫书，多干请关通者，悉焚之，不以闻。世称其长者。

蔡文忠公齐在大位，临事不回，无所牵畏，而恭敬谦退，未尝自伐，天下推之为正人。

杜正献公衍历知州、提转、安抚，未尝坏一个官员。其间不职者，即委以事，使之不暇；惰不谨者，谕以祸福，俾之自新，从而迁善者甚众，不必绳以法也。杜正献公食于家，惟一面一饭而已。或美其俭，公曰：“衍本一措大尔，名位爵禄，冠冕服用，皆国家者。俸入之余，以给亲族之贫者，常恐浮食，焉敢以自奉也。一旦名位爵禄，国家夺之，却为一措大，又将何以自奉养耶？”杜正献公一日忧见于色，门生曰：“公今日何以不悦？”公曰：“适睹朝报，行某事，行某事非便，所以忧耳。”又一日，喜见于色。门生未及问，公曰：“今日朝报，某人进用。某人进用，社稷之福也。”杜正献推奖后进名士

，多出其门。居家见宾客，必问时事，闻有善，喜，若己出；至有所不可，忧见于色，或夜不能寐，如任其责者。

范文正公少有大节，其于富贵贫贱，毁誉欢戚，不动其心，而慨然有志于天下。常自诵曰：“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。”其事上遇人，一以自信，不择利害为趋舍。其有所为，必尽其力，曰：“为之自我者当如是。其成与否，有不在我者，虽圣贤不能，必吾岂苟哉！”范文正公曰：“吾遇夜就寝，即自计一日饮食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，果自奉之费与所为之事相称，则鼾鼻熟寐；或不然，则终夕不能安眠，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。”范文正公为邓州守，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，归，内翰谢公曰：“某晚进，偶得科第，愿受教。”公曰：“君不忧不显，唯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。”内翰拜其言不忘，每语人曰：“吾得于范文正者，平生用之不尽也。”

韩魏公监左藏库，时方贵高科，多径去为显职，公独滞于管库。众以为非宜，公处之自若，不以为卑冗，职事亦未尝苟且。韩魏公曰：“琦平生仗孤忠以进，每遇大事，即以死自处。幸而不死，事皆偶成，实天扶持，非琦所能及也。”韩魏公领四路招讨，驻延安县。元昊寇边，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，遽褰帷帐。公起坐，问谁何。曰：“某来杀谏议。”又问曰：“谁遣汝来？”曰：“张相公遣某来。”盖是时张元，夏国正用事也。公复就枕曰：“汝携吾首去。”其人曰：“某不忍，愿得谏议金带足矣。”遂取带而出。韩魏公所历诸大镇，皆有遗爱，人人画像事之。韩魏公虽在外，然其心常在社稷，老而益笃，虽病不忘国家。或有时闻更祖宗一法度，坏朝廷一纪纲，则泣涕终日不食。韩魏公语录曰：“欲成大节，不免小忍。”韩魏公帅定州，时夜作书，令一侍兵持烛于旁。侍兵他顾，烛燃公须，公遽以袖麾之，而作书如故。少顷回视，则已易其人矣。公恐主吏鞭之，亟呼视之，曰：“勿易渠，今已解持烛矣。”军中感服。韩魏公为相，见文字有攻人隐恶者，即手自封之，未尝使人见。韩魏公在相府时，家有女乐二十余辈，及崔夫人亡，一日尽厚遣之。同列多劝且留，以为暮年欢。公曰：“所乐能几何，而常令人心劳，孰若吾简静之乐也。”识者以为过人远矣。

仁宗既告大廷相富弼，士大夫皆举笏相贺。或密以闻，帝益喜曰：“吾之举贤，于梦卜矣。”富韩公弼少时有诟者，如不闻，或问之，曰：“恐骂他人。”曰：“斥公名云富。”公曰：“天下安知无同姓名者！”

欧阳文忠公在蔡，屡乞致仕。门人因间言曰：“公德望为朝廷倚重，且未及引年，岂容遽去？”公答曰：“修平生名节为后生描画尽，惟有早退，以全晚节，岂可更俟驱逐乎？”初，公在亳，已六请致仕，比至蔡逾年，复请。四年，以观文殿学士、太子少师致仕。旧守颖上，乐其风土，因卜居焉。

唐质肃公介，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，为关吏取搜，太守而下，轻其估，悉自售焉。公时以言事谪潭，分珠狱发，奏方入，仁宗谓近臣曰：“唐介必不肯买。”案具奏覆，览之果然。

苏丞相颂字子容，在颍州日，通判赵至忠本归明人，所至辄与守竞。公待之以礼，具尽诚意。他日至忠泣曰：“至忠北人也，然见义则服。平生诚服者，唯今韩魏公与公耳！”苏丞相平生未尝问家人有无，及为相，所得俸赐，随即散用。其自奉养薄，每食不过一肉。始薨之日，吊哭者造其寝堂，见其居处服用，无不叹愕咨嗟，以为素不若也。苏丞相之孙曰舒，信道，元丰中为御史中丞，锐于进取，言事多涉刻薄，为王和甫所绳，除名。绍圣复通直郎，知无为州。或言其得罪深重，不当复叙，改监中岳庙祖。父闻之，曰：“士大夫立朝当路，一涉非义，失人心，则终身遂废。如王君贶未三十为御史丞，缘进奏院事，终身撼轳，不复大用，陷于刻薄，可不谨哉！”

赵清献公，日所为事，夜必衣冠，露香拜手，以告于天，不可告者，则不为也。赵清献公宽厚长者，与物无忤。家于三衢，所居甚隘。弟侄有欲悦公意者，厚以直易邻翁之居，以广公第。公闻不乐，曰：“吾与此翁三世为邻矣，忍弃之乎？”命亟还翁，而不追其直。赵清献公通判泗州，泗守昏不事事，监司欲罢遣之，公独左右其政，而讳其所以然，使若权不己出者，守得以善罢。赵清献公初任成都，携一龟一鹤以行。其再任也，屏去龟、鹤，止一苍头。张公裕送以诗云：“马谙旧路行来滑，龟放长河不再来。”

陈恭公执中素不喜欧阳公，其知陈州时，公自颖移南京，过陈，拒而不见。后公还朝作学士，陈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门。已而陈出知亳州，罢使相，公当草制，陈自谓必不得其美辞，至云“杜门却扫，善避权势以远嫌；处事执心，不为毁誉而更变。”陈大惊喜，曰：“使与我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，此得我之实也。”录寄其客李师中曰：“吾恨不早识此人。”

司马温公童稚时，与群儿戏于庭。庭有大瓮，一儿偶堕瓮水中，群儿哗然弃去，公即以石击瓮，水因穴而进出，儿得不死。盖其活人手段已见于韶龢中，至今京、洛间多为《小儿击瓮图》。司马温公曰：“世之人，不以耳视而日食者鲜矣。”闻者骇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温公曰：“衣冠所以为容观也，称体斯美矣，世人舍其所称，闻人所尚而慕之，岂非以耳视者乎？饮食之物，所以为味也，适口斯美矣，世人取果饵而刻镂朱绿之，以为按之玩，岂非以目食者乎？”司马量公作《迂书》，或问何谓“回心”，曰：“去恶而从善，舍非而从是，人或知之而不能徙，以为如制悍马，如斡石之难也。静而思之，在我而已，如转户枢，何难之有？”司马温公从庞颖公辟为太原府通判，尚未有子。夫人为买一妾，公殊不顾。夫人疑有所忌也，一日教其妾：“俟我出，汝自饰至

书院中，冀公一顾也。”妾如其言，公讶曰：“夫人出，汝安得至此？”亟遣之。温公赴阙庭，民遮道曰：“公无归洛，留相天子，全活百姓。”司马温公以高才全德，大得中外之望，士大夫识与不识，称之曰“君实”。下至闾阎畎亩，匹夫匹妇，莫不能道司马公之名。退十有余年，而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。故苏子瞻为公独乐园诗曰：“先生独何事，四海望陶冶。儿童诵君实，走卒知司马。”盖纪实也。司马温公病，与吕申公简曰：“晦叔自结发志学，仕而行之，端方忠厚，天下仰服。垂老乃得秉国政，平生所蕴，不施于今日，将何俟乎？比物论颇讥晦叔慎嘿太过。光自病以来，悉以身付医，家事付康，惟国事未有所付，今日囑于晦叔”又曰：“介甫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，但性不晓事而遂非，致忠直疏远，谗佞辐辏，败坏百度，以至于此。今方矫革其弊，不幸介甫谢世，反覆之徒，必诋毁百端。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，不识晦叔以为如何？”司马温公曰：“受人恩而不忍负者，其为子必孝，为臣必忠。”司马温公居处有法，动作有礼，其被服如陋巷之士，一室萧然，图书盈几，终日静坐，泊如也。其所服之布衾，乃范蜀公自许访公时所赠也。后寝疾，东府治命殓以深衣，而覆以是衾，常作布衾铭曰：“藜藿之甘，缣布之温；名教之乐，德义之尊。求之孔易，享之尝安。绮绣之奢，膏粱之珍；权宠之盛，利欲之繁。苦难其得，祸辱旋臻。取易舍难，去危就安。至愚且知，士宁不然。颜乐簞食，万世师模。纁居琼台，死为独夫。君子以俭为德，小人以奢丧躯。然则斯衾之陋，其可忽诸！”

吕正献公燕居，凝尘满案，澹然弗顾。尝言：“自见吾友王深父，而道德性命之学日加益。公天性清俭，然居处饮食衣服，不过为敝陋，从容有常度。”李公择治平中数为朋友言，吕正献未尝闻其疾声，见其遽色，亦未尝草书，学者当师慕之。

王荆公知制诰，夫人为买一妾，荆公见之，曰：“何物女子？”曰：“夫人令执事左右。”曰：“汝谁氏？”曰：“妾之夫为军大将，部米运舟失水，家货尽没，犹不足，又卖妾以偿。”公愀然曰：“夫人用钱几何得汝？”曰：“九十万。”公呼其夫，令为夫妇如初，尽以钱赐之。

范忠宣公曰：“今人好名，乃勇于为善。”范忠宣公平生自奉无重肉。又杂志云：古人自奉简约，类非后人所能。乃饮食高下，各有制度，诸侯无故不杀牛，大夫无故不杀羊，士无故不杀犬豕，大抵古人得肉食者至少，所谓肉食者谋之，此言贵者方得食也。又曰：“虎头燕颌，食肉相也。此古以食肉为难得，比之后人，简约甚矣。”公亲族间有子弟请教于公，公曰：“唯俭可以助廉，惟恕可以成德。”其人书于坐隅，终身佩服。公平生自奉无重肉，不择滋味，所食粗粝而已。每退自公，易衣短褐，率以为常。公罢相尹洛，三子皆衣

布裤。尹和靖因揖，上马见之。伊川论国朝名相，必曰“李文靖、范忠宣”。

吕荥阳公更历中外，凡典五州。晚居宿州、真、扬间，十余年，衣食不给，有至绝粮数日者。其在和州，尝作诗云：“除却借书沽酒外，更无一事扰公私。”古人清白如此。吕荥阳公曰：“养心莫善于寡欲。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，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。善养心者，正其思而已矣。目欲纷丽之色，视思明，则色欲寡矣。耳欲郑卫之声，听思聪，则声欲寡矣。口欲天下之美味，思夏禹之菲饮食，则口欲寡矣。身欲天下之文绣，思文王之卑服，则身欲寡矣。寡欲如此，而心不治，未之有也。”

钟离权曰：“吾买婢，得前令之女，吾特怜而悲之，义不可久辱。”

赵康靖公概，厚德长者，口未尝言人短。中岁常置黄黑二豆于几案间，自旦数之，每兴一善念，则投一黄豆，兴一恶念，则投一黑豆。暮发视之，初黑豆多于黄豆，渐久反之。既谢事归南京，遂彻豆无可数。

石徂徕介，字守道，为举子时，寓学于南郡，其固穷苦学，世无比者。王侍郎读闻其穷约，因宴客，以盘餐遗之。石谢曰：“甘脆亦介之愿，但日飧之则可，若止得一飧，则明日何以继乎？朝飧膏粱，暮厌粗粝，人之常情也。介所以不敢当赐。”王咨重之。

陈无己与赵挺之、邢和叔皆郭大夫婿。陈在馆职，当侍郊丘，非重裘不能御寒气。无己止有其一，其内子为于挺之家，假以衣之。无己诘所从来，内以实告。无己曰：“汝岂不知我不着渠家衣耶！”却之。既而遂以冻病而死。

刘元城在宋，杜门屏迹，不妄交游，人罕见其面。田夫野老，市井细民，谓若过南京不见刘待制，如过泗州不见大圣。刘元城见宾客，谈论逾时，体无欹侧，肩背竦直，身不妄动。刘元城曰：“唯绝嗜欲，可以不死。”

陈古灵襄与乡士陈烈、周希孟、郑穆名“四友”。公与三人者，独以斯道鸣于海隅，躬行持守益坚。自家而达于州闾，邦人化之，谓之四先生。虽有诞突恣傲不可率者，不敢失礼于其门。

曾公巩字子固，在官有所市易，取贾必以薄，予贾必以厚；于门生故吏，以币交者，一无所受。福州无职田，岁鬻园蔬，收其直自入，常三四十万。公曰：“太守与民争利，可乎？”罢之。后至者亦不复取也。

蔡文忠公通判济州，日饮醇酎，往往至醉。是时太夫人年已高，颇忧之。山东贾存道先生过济，文忠馆之。先生虑其以酒废学、生疾，乃为诗示文忠曰：“圣君恩宠龙头选，慈母年高鹤发垂。君宠母恩俱未报，酒如成病悔何追。”文忠矍然起谢之，自是非请客不对酒，终自未尝至醉。

陈忠肃公绶，性清谨，言动有常。平生手不执钱，货殖之事未尝讲论，惟于农田不废询访。尝语人曰：“有国有家，岂能忘利？或孳孳而营之，或临事

必以为言，则可戒也。”陈忠肃公尝语人：“蔡京他日必大用，但此人得志，必擅私逞欲，无君自肆矣。”寻居谏省，遂攻其恶。京致情，恳以甘言啖公。公曰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须擒王。不得已也。”攻之愈力。初，京为翰林学士承旨，以辞命为职，世未知其非也。公力言京不可用，用之必为腹心患，宗社安危未可知，闻者往往甚其言，以为京之恶不至是。已而结嬖幸，窃国柄，矫诬先烈，怙宠妄作，为宗社祸，悉如公言，于是人服公如蓍龟云。陈忠肃公有斗余酒量，每饮不过五爵。每会亲戚，间有欢适，不过大白满引，恐以长饮废事。每日有定课，自鸡鸣而起，终日写阅，不离小斋。倦即就枕，既寤即兴，不肯偃仰枕上。每夜必置行灯于床侧，自提就案。人或问公何不呼唤使者，公曰：“起止不常，若涉寒暑，则必动其念，此非可常之道。偶吾性安之，故不欲劳人也。”

陈忠肃公为越州金判，蔡卞为帅，待公甚厚，而公已得其心术，常欲疏远之，屡引疾寻医，章不得上。会明<sup>一</sup>阙，蔡俾公权摄，以时当得职田，意公方贫，必喜于少纾。公到明，遂伸寻医之请，将所得圭租逊前官，明州以法当公得，公以义不当受，卒不取而归之官廩。陈忠肃谪台州，所过州郡，皆令甲兵防送，不得稽留。至台久之，人莫敢以居室借赁者，暂馆僧舍，十日必迁一寺，公处之澹然。至台数月，朝廷起迁人，石<sup>一</sup>戒知州事，且令赴阙之官，士论以为将有处分于公也。卞<sup>一</sup>戒至，扬言怖公，视事之次日，即遣兵官突来约束，不得令出入，又置逻卒数处，虽亲戚家书，殆至隔绝。未几，复令兵官搜检行李，摄公至郡。郡庭垂帘如制狱，大陈狱具。公知其意，遂发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岂被旨耶？”卞<sup>一</sup>戒示公札子，盖取《尊尧集》副本，以为系诋诬之书，合缴出毁弃。公曰：“然则朝廷指挥取《尊尧集》耳。追卞<sup>一</sup>戒至此，复欲何为？”因问曰：“君知尊尧所以立名乎？盖以神考为尧，而以主上为舜也。助舜尊尧，何为诋诬？卞<sup>一</sup>戒将显就诛戮，不必以刑狱相恐！”卞<sup>一</sup>戒不待公言毕，屡揖公退，继又幽公僧舍，使小吏监守，对榻坐卧，窘辱百端。人情忧怖，虑有不测，公安之，不以为挠。卞<sup>一</sup>戒亦终不能为害。

马永卿言：匡衡疏有曰：“治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”盖聪明疏通者，戒于太察；寡闻少见者，戒于壅蔽；勇猛刚强者，戒于太暴；仁慈温良者，戒于无断；沉静安舒者，戒于后时；广心浩大者，戒于遗忘。此语可为座右铭。

王文公洙始举进士，与郭稹同保。有告稹冒祖母<sup>一</sup>覃者，法当连坐。主司召问：“果保稹否？”公曰：“保之不可易也。”于是与稹俱罢。

唐充之每称：前辈说后生，不能忍诟，不足为人；闻人密论，不能容受，而轻泄之者，不足为人。

刘高尚先生皋云：毋以嗜欲杀身，毋以政事杀人，毋以货财杀子孙，毋以学术杀天下后世。

明道先生曰：“世传神仙白日飞升之类则无，若闲居山林，保形炼气，以延年益寿，则有之。譬如一炉火，置之风中，则易过，置之密室，则难过。有此理也。”或问：“扬子言圣人不师仙，圣人能为此等事否？”曰：“此是天地之间一贼，若非窃造化之机，安能延年，使圣人肯为，周孔为之矣。”明道先生曰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赤子之心，良心也。天之所以降衷，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，寂然不动，虚明纯一，与天地相似，与神明为一。传曰，喜怒哀乐，未发谓之中。其谓此欤？如衡之平，不加以物，如鉴之明，不蔽以垢，乃所谓正也。惟先立其大者，则其小者不能夺。如使忿怍恐惧，好乐忧患，一夺其良心，则视听食息，从而失守，欲区区修身以正其外，难矣。”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时，好田猎，后自谓今无此好。周茂叔曰：“何言之易也。但此心潜隐未发，一旦萌动，复如前矣。”后十二年，暮归，在田野间见田猎者，不觉有喜心，乃知果未无也。明道先生曰：“有人胸中常若有人焉，欲为善，如有恶以为之间；欲为不善，又若有羞恶之心者。本无二人，此正交战之验也。持其志，使气不能乱，此最可验。”

伊川先生或问：“家贫亲老，应举求仕，不免有得失之累，何修可以免此？”先生曰：“此只是志不胜气。若志胜，自无此累。家贫亲老，须用禄仕，然得之不得为有命。”曰：“在己固可，为亲奈何？”曰：“为己为亲也，只是一事。若不得，其如命何？苟不知命，见患难必避，遇得必动，见利必趋，其何以为君子？然圣人言命，非为中人以上者设；中人以下，于得丧之际，不能不惑，故有命之说。若上智之人，更不言命。”伊川先生曰：“主一之谓敬，无适之谓一，不一则二三矣。至于不敢欺，不敢慢，尚不愧于屋漏，皆是敬之事也。”又曰：“整齐敬肃，则心便一，一则自无非僻之干。此意但涵养久之，则天理自明。”伊川先生曰：“利不独财利之机，凡有利心，便不可才作一事，须寻自家隐便处，皆利心也。”

张思叔诟詈仆夫，伊川曰：“何不动心忍性。”思叔惭谢。谢显道与伊川别一年，往见之。伊川曰：“相别一年，做得甚工夫？”谢曰：“也只去个矜字。”曰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仔细点检来病，痛尽在这里。若按伏得这个，罪过方有向进处。”伊川点头，因语在坐同志者曰：“此人为学，切问近思者也。”胡文定公问显道：“矜字罪过何故恁地大？”谢曰：“今人做事，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，浑不关自家受用。事有底人食前方丈，便向人前吃，只蔬食菜羹，却去房里吃，为甚恁的？”又曰：“旧多恐惧，不好打叠了此心。”又曰：“人有己便有，夸心立己，与物几时到，得与天为一处，须是克己才觉时

，便克将去。”又曰：“克己须从性偏难克处克将去。”谢显道从学于明道，明道尝称之曰：“谢子虽稍近鲁直，是诚笃理会，事有不透，其颡有Γ，愤悱如此。”

朱光庭公见明道于汝，归，谓人曰：“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。”

尹彦明享年二十，师事伊川，应进士举，策问元党人。彦明曰：“此尚可以干禄邪！”不对，径出。

刘质夫绚自髻髻即事明道先生，天性孝悌，乐善而不为异端所惑，气和而体庄，持论不苟合，跬步不离学。每瞽闷时，正坐端襟，意气即下。既卒，明道以文哭之曰：“游吾门者众矣，而信之笃，得之多，行之果，守之固，若子者几希。”侯师圣称之曰：“明道平和简易，惟刘绚近之。”

王宣徽之子正甫，一日约康节同吴处厚、王平甫会饭，康节辞以疾。明日，正甫来，康节谓曰：“某之辞会有以，姑听之。吴处厚者，好议论，王平甫乃介甫之弟，介甫方执政行新法，处厚每讥刺之，平甫虽不甚主其兄，若人面骂之，则亦不堪矣，此某所以辞会也。”正甫笑曰：“先生料事之审如此。昨处厚席间毁介甫，干甫作色，欲列其事于府，某解之甚苦，乃已。”呜呼！康节以道德尊一代，平居出处，一饭之间，其谨如此，为子孙者当念之。

范侍讲，元初伊川除崇政殿说书，时范公为著作佐郎、实录院检讨，伊川谓温公曰：“经筵若得范淳夫来尤好，但经筵须要他。”温公曰：“何故？”伊川曰：“颐自度乏温润之气，淳夫色温而气和，尤可以开陈是非，导入主之意。”其后除侍讲。

刘道原恕，家贫不能自给，一毫不妄取于人。其自洛阳南归也，时已十月，无寒具，司马温公以衣袜二事及旧貂褥赉之，固辞，强与之。行及颍州，悉封而还之。司马温公曰：“于光不受，他人可知。”刘道原为人刚毅，时王介甫权震天下，人不敢忤，愤愤不少屈。

邹侍郎浩曰：“圣人之道，备于六经。千门万户，何从而入，大要在谨独而已。但于十二时中，看自家一念从何处起，即点检不放过，便见工力。”

徐节孝事母谨严，非有大故，未尝去其侧。日具太夫人所嗜，或不获，即奔走市，若有所亡。人或慕其纯孝，损直以售之。亲戚故人，或致甘毳，诚不至，礼不恭，弗受也。所奉饌，皆自调味。太夫人饮食时，先生率家人在左右为儿戏，或讴歌以说之，故太夫人虽在穷巷，而奉养与富贵家等，无须臾不快。太夫人以疾终，先生号恸呕血，绝而复苏，哭不辍声。吕溱造庐下，闻其号哭，曰：“想见鬼神中夜闻此声，亦须为公泣也。”先生少时为母置膳，先过一卖肉家，中心欲买其肉，遂先于市中买他物，而别路于归途为顺，且亦有卖肉者，因自念中心已许买他家肉，若舍而之他，能不欺心乎？遂迂道买肉而归



，且云己之行信，自此始也。又云，少时逐日以衫帽揖母，一日见贵官，乃用衽阑幙，因自念天下之尊，莫逾父母，今反不若见贵官，明日以衽阑幙揖母，家人见之，无不笑，既久，亦不笑也。且云，己之行敬，自此始也。

晏公敦复平居静默，似不能言者，立朝论事，则明目张胆，不畏强御。

张子韶论处己曰：“操守欲正，器局欲大，识见欲远。三者有一，便可立身，兼之者极难。虽然，有识见者自别当以识见为先。”或曰：“仓卒患难中，处事不乱，是其才耶，抑其识耶？”公曰：“未必才识了得，必其胸中器局不凡，素有定力。不然，恐胸中好乱，何以临事？古人平日欲涵养器局者，此也。”张子韶谪居南安，至则闭门谢客，以经史自娱，袍粝食，家人辈几无以自存。亲知闻之，争馈遗以奉，公皆谢遣之。

南轩先生曰：“心在焉，则谓之敬。且如方对客谈论，而他有所思，虽思之善，亦不敬。才有间断，便是不敬。”南轩先生曰：“学莫先于义利之辨。而义也者，本心之所当为，而不能自己，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。一有所为，而后为之，则皆人欲之私，而非天理之所存矣。”

晦庵先生曰：“心者，万事之原也。人之一心，得其正，则事事皆得其正。心或不正，则无一事得由于正。人有常言曰：心印若此印，刊刻得端正，看印在何处莫不端正；若刊刻得欹邪，看印在何处无不欹邪。故治心之学，不可不谨也。”晦庵先生曰：“凡徇人欲，自是危险。庄子所谓其热集火，其寒凝冰，是也。”

汪信民常言：“人常咬得菜根，则百事可做。”胡康侯闻之，击节叹赏。

### ●卷三交际门

窦谏议禹钧，为人素长者，每量岁之所入，除伏腊供给外，皆以济人之急。尝于宅南建一书院四十间，聚书数千卷，礼文行之儒，延置师席，凡四方孤寒之士，贫无供顿者，公咸为处之。无问识与不识，有志于学者，听其自至。故其子见闻益博，凡四方之士，由公之门登贵显者，前后接踵。来拜公之门，必命左右扶公坐，受其礼。及公之亡，蒙深思者，有持心丧三年，以报其遗德。

戚同文，睢阳人。幼孤，事祖母以孝闻。遭世丧乱，不复仕，创睢阳书院，聚徒讲学，相继登科者五十六人，践台阁者亦至十数。同文尚信义，喜周人急，所与交皆当世名士，门人号曰坚素先生。戚公同文从邑人杨懿受经，懿遇疾，托以家事，同文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。

曹武惠王征幽州，失律、素服待罪。赵参政昌年请按军法，朝廷察之，止谪右骁卫上将军，未几遂起。赵参政自延安还，因事被劾，久不许见。时公已复枢密使，三抗疏力雪之，方许朝谒，士论叹服。

王文正公尝与杨文公评品人物，杨曰：“丁谓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才则才矣，他日在上位，使有德者助之，庶得终吉；若独当权，必为身累。”

钱公惟演出守河桥，诣王沂公曾为别，酌酒饯之。钱曰：“惟演身列将相，不为不重，然朝廷每阙辅相，议不在中，惟公怜之。”公答曰：“相公才用阔阔，岂曾所敢望。然曾忝冠宰府，今已数年，相公尚寄藩屏者，何也？”钱曰：“惟演才识不茂，实假遭逢。相公科第文章，易父历中外，岂惟演所敢侔哉！”公曰：“不然。曾之才不及公，而猥当柄用，乃先于公者，盖以绅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。公诚能去其可畏之迹，使人无所复畏，登庸调化，必有日矣。”

张忠定公咏，号乖崖，与寇莱公为布衣交，莱公兄事之。忠定面责不少恕，虽贵不改也。公守蜀，闻莱公大拜，曰：“寇准，宰相才也。”又曰：“苍生无福。”门人李旼怪而问之，曰：“人千言而不尽者，准一言而尽。然用之太早，恐不及学耳。”莱公在岐，忠定自蜀还，访之，不留。既别，顾莱公曰：“曾读《霍光传》否？”曰：“未也。”更无他语。莱公归，取其传读之，至“不学无术”，曰：“此张公谓我也。”张忠定公言：“吾顷与寇公准、张公覃取大名府解试，罢，众谓吾名居覃之右。吾上府帅书，言覃之德行著于乡里，有古人风，以某之文近覃之文，则未可知，若言其行，则某不及覃远甚。”遂让覃为解元。盖士君子当以德义为先，不然未足为士也。张忠定公有清鉴，善臧否人物，凡所荐辟，皆方廉洁退之士。尝曰：“彼好奔竞者，将自得之，何假吾举！”

李文定公家甚贫，同巷李生，每推财以济之。公感其意，拜为兄。寻举进士第一，李生遣人奉书通殷勤，公口谢之而已，不答。书生惭，谓公挟贵忘旧，遂不复相闻。后十年，公为左相，因而奏李生昔日周恤之义，愿授一官，以报其德。诏授左班殿直。公制袍笏，致书州将，令送生至公所，公与叙旧好，且谢曰：“昔日周旋，极不敢忘，幸被误恩，乃获所愿。”众然后服公性度弘远，非狭中浅见之人所能度。

王章惠公随举进士，甚贫，游于翼城，逋人钱，执而入县。石务均之父为县吏，为偿钱，又饭之，馆之于其家，其母尤所加礼。一日，务均醉，殴之，王遂去。明年登第后，为河东转运使，务均恐惧逃窜。后以事败，文潞公为县，捕之急，往投王，王已为御史中丞矣。未几，封一铤银至县，葬务均之母，事少解。公不忘一饭之恩如此。

吕许公夷简执政，范希文以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，屡攻许公之短，落职知饶州。康定元年，复天章阁待制，知永兴军，寻改陕西都转运使。会吕许公复入相，对仁宗曰：“范仲淹贤者，朝廷将用之，岂但除旧职，即除龙图阁直学

士、陕西经略安抚使。”上以许公为长者，天下亦美许公不念旧恶。仲淹谢曰：“向以公事忤犯相公，不意相公奖拔乃尔。”许公曰：“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？”及仲淹知延州，移书喻元昊以利害，答书不逊，仲淹焚其书不以闻。执政以为不当通书，而又擅焚之，宋庠请论以军法。上问夷简何如，夷简曰：“止可薄责而已。”乃降一官。

宋韩忠宪公亿，布衣时与李康靖公同游，止一毡，同寝；一日分途，割而分之。公与李若谷未第时皆贫，同试京师，每出谒，更为仆。李先登第，授许州长社县主簿，赴官自控妻驴，韩为负一箱。将至长社三十里，李谓韩曰：“恐县吏来。”箱中止有钱六百，以其半遗韩，相持大哭别去。次举，韩亦登第。后皆至参政，世为婚姻不绝。咏史诗云：“韩李京师更仆时，控驴负笈两无辞。一朝接踵身荣显，合契姻联百世期。”韩忠宪与李康靖皆甚贫，汝州太守赵学士请康靖为门客，尤敬待韩公。韩公至，即设猪肉。康靖尝有简戏之：“久思肉味，请君早访。”前辈以设肉为重礼。

李康靖公为长社令，每日悬百钱于壁上，用尽即止，其贫俭如此。

陈公希亮，轻财好施，笃于恩义。少与蜀人宋辅游，辅卒于京师，母老子少，公养其母终身，而以女妻其孤端平，使与诸子游学，卒与子忱同登进士第。

杨侍郎偕知审官院，元昊乞和而不称臣，偕上言，以谓连年出师，国力日以蹙，莫如以书遗之，徐图诛灭之计。谏官欧阳修、蔡襄交章劾奏：“偕职为从官，不思为国讨贼，而助元昊不臣之请，罪当诛。”偕不自安，求知越州，道改知杭，而襄谒告迎亲于杭，经游里市。或谓曰：“何以不言于朝？”偕曰：“襄尝以公抵我，岂可以私报也！”

杜正献公曰：“今之在上者，多摘发下位小节，是不恕也。”

范文正公生三岁而孤，母夫人贫无依，再适长山朱氏，长育有恩，常思厚报之。及贵，用南郊所加恩，赠朱氏父太常博士，暨诸子皆公为葬之，岁则为飨祭朱氏，他子弟以公荫得补官者三人。范文正公少贫悴，依睢阳朱氏家，常与一术者游，会术者病笃，使人呼文正而告曰：“吾善炼水银为白金，吾儿幼，不足以付，今以付子。”即以其方与所成白金一斤封志。纳文正怀中。文正方辞避，而术者已绝，后十余年，文正为谏官，术者之子长，呼而告之曰：“而父有神术，昔之死也，以汝尚幼，故俾我收之，今汝成立，当以还汝。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，封志宛然。范文正公以晏元献之荐入馆，终身以门生事之，后虽名位相亚，亦不敢少变。范文正公言，幕府辟客，须可为己师者乃辟之，虽朋友亦不可辟。盖我敬之为师，则心怀尊奉，每事取法，于我有益耳。范文正公守州日，帅僚属登楼置酒，未举觞，见数人营理丧具，公亟询之，乃

寄居士人卒于，将出殡近郊，赠敛棺槨，皆所未具。公怆然，彻席，厚周给之，使毕其事。坐客感叹，有泣下者。

石徂徕师事孙明复，行则从升降，拜则执杖履以侍。孔给事道辅为人刚直严重，不妄与人交，闻先生之风，就见之，介侍左右。鲁人素高此二人，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。

张孝基娶同里富人女，富人只一子，不肖，斥逐之。富人病且死，尽其家财付孝基，与治后事如礼。久之，其子丐于途，孝基见之，恻然谓曰：“汝能灌园乎？”答曰：“如得灌园以就食，何幸。”孝基使灌园，其子稍自力。孝基怪之，后谓曰：“汝能管库乎？”答曰：“得灌园已出望外，况管库乎？又何幸也。”孝基使管库。其子驯谨无他过，孝基徐察之，知其能自新，遂以其父所委财产归之。其子自此治家励操，为乡闾善士。

韩魏公琦重义轻财，周人之急。少善尹师鲁，师鲁亡，割俸畀其孤，为直其冤于朝，仍奏录其子视财物，不以恩其意。既乏，则损己服用玩好以与之，士无远近咸趋之。其故旧之子孙，寒窶无所托而依以为生者，常十数家。韩魏公在通州，张商英入相，欲引公自助。时置政典局，乃自局中奉旨取所著《尊尧集》，盖将施行其言，而由吏局用公也。韩魏公言欧、曾同事两府，欧性素褊，曾亦齷齪，每议事，至厉声相攻，不可解。公一切不问，俟其气定，徐以一言可否之，二公皆伏。

欧阳公修字永叔，平生笃于朋友，如尹师鲁、梅圣俞、孙明复，既卒，其家贫甚，公力经营之，使皆得以自给，又表其孤于朝，悉录以官，由是三族赖公之力，其后昌炽。公与韩魏公相知最深，每心服韩公之德量，尝曰：“累百欧阳修，何敢望韩公！”韩公曰：“永叔相知无他，琦以诚而已。”

赵康靖公概与欧阳公同在馆，及同修起居注，概性厚重寡言，修意轻之。及修除知制诰，是时韩、范在中书，以概为不文，乃除天章阁待制，概澹然不屑意。及韩、范出，乃复除知制诰。会修甥嫁为修从子晟妻，与人淫乱，事觉，语连及修，修时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，恶韩、范者皆欲文致修罪，云与甥乱。上怒急，群臣无敢言者，概乃上书，言修以文学为近臣，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，臣与修踪迹素疏，修之待臣薄，所惜者朝廷大体耳。或谓概曰：“公不与欧阳公有隙乎？”公曰：“以私废公，概所不敢。”书奏，上不悦，修终坐降知滁州。概出知苏州，遭丧去官，服阕，除翰林学士，复表让欧阳修先进，不可超越。奏虽不报，时论美之。

唐质肃公为御史，论文潞公彦博为相，专权植党，交结宫禁。仁宗怒，召二府，示之疏。唐公语益切，诏送台劾之。潞公独留，再拜曰：“御史，言事职也，愿不加罪。”于是唐公既贬，而公亦罢相，判许州。未几，公复召还

，即上言，唐某所言，正中臣罪，召臣未召唐某，臣不敢行。仁宗用公言，起唐通判潭州。公复言介责太重，愿召之。寻至大用，与公同执政，相知为深。后潞公为平章重事，荐介之子义问以集贤殿修撰帅荆南。

司马温公与一朝士有旧，欲得齐州，公曰：“齐州已差人。”乃与庐州，不就，曰：“齐州地望卑于庐州，但于私便耳。相公不使一物失所，改易前命，当亦不难。”公正色曰：“不使一物失所，惟是均平。若夺一与一，此一物不失所，则彼一物必失所。”其人惭沮而退。公与范蜀公相友善，熙宁、元丰间，士大夫论天下贤者，必曰“君实、景仁，道德风流，师表当世。”二公相得欢甚，约更相为传，而后死者则志其墓。君实常谓人曰：“吾与景仁，兄弟也，但姓不同耳。”司马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，遂居洛，买园于尊贤坊，以独乐名之。始与康节先生游，尝曰：“光，陕人，先生，卫人，今同居洛，即乡人也。有如先生道德之尊，当以年德为贵，官职不足道也。”公尝问康节曰：“光何如人？”康节曰：“君实脚踏实地人也。”公深以为知言。

康节先生尝谓富韩公曰：“安石、惠卿本以势利合，势利相敌，将自为仇矣。”后果然。康节先生解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：玉者温润之物，若将两块玉来相磨，必磨不成，须是得他个粗矿底物，方磨得出。譬如君子与小人处，为小人侵袭，则修省畏避，动心忍性，增益豫防如此。

李公择遇事强毅，不为苟合。初善王荆公，荆公尝遣秀谕意曰：“所争者国事，盍少存朋友之义。”公曰：“大义灭亲，况朋友乎？”自守益确。

彭公汝砺少师事桐庐倪天隐，天隐没，无子，为葬其母及妻，又割俸钱嫁其女。

范忠宣帅庆阳时，为总管种诘无故讼于朝，上遣御史按治，诘停任，公亦罢帅。至公为枢密副使，诘尚停任，复荐为永兴军路钤辖，又荐为隰州。每自咎曰：“先人与种氏上世有契义，纯仁不肖，为其孙所讼，宁论事之曲直哉！”呜呼！可谓以德报怨者也。

王荆公秉政，惠卿自知不安，乃条荆公兄弟之失凡数事面奏，意欲上意有贰。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，故公表云：“忠不足以取信，故事事欲其自明；义不足以胜奸，故人人与之立敌。”盖谓是也。

陈忠肃公尊敬前辈，皆可为后生法。晚年过扬州，见荥阳公，请公坐，受六拜，又拜祖母河南夫人，请必无答拜，然后拜。其与他人语，必曰吕公，或曰吕侍讲。其对前辈说后进，必斥姓名，未尝少改。

《伊洛渊源录》：吕侍讲希哲虽性至乐易，然未尝假人辞色，悦人以私。在邢州日，刘公安世适守潞州。邢、潞，邻州也。公之子疑问，尝劝公与刘公书通勤恳，曰：“吾素与刘往还不熟，今岂可先意相结，私相附托也。”卒不

与书。

谢显道云：申颜自谓不可一日不见侯无可。或问其故，曰：“无可能攻人之过，一日不见，则吾不得闻吾过矣。”谢子曰：“人不可与不胜己者处，钝滞了人。”

刘道原为人刚毅。或稠人广坐，王介甫诸人满侧，公议其得失，无所隐，恶之者侧目，爱之者快意。

张魏公浚在京师，独与赵鼎、宋齐愈、胡寅为至交，寝食行止，未尝相舍，所讲论皆问学之力，与所以济时之策。钦宗召涪陵处士譙定至京师，将处以谏职，定以言不用，力辞，杜门不出。公往见，至再三，开关延入。公问所得于前辈者，定告公但当熟读《论语》，公自是益潜心于圣人之微言。

### ●卷四家道门

窦公禹钧同宗及外姻甚多，贫困者有丧不能自举，公为出金葬之，由公葬者凡二十七丧；亲姻故旧孤遗有女不能嫁者，公为出金嫁之，由公嫁者凡二十八人。窦公禹钧有五子：仪、俨、侃、、僖，皆登第。冯道赠之诗：“燕山窦十郎，教子以义方。灵椿一株老，丹桂五枝芳。”每对客坐，即一尚书，二侍郎，三起居，四参政，五补阙，皆侍立。

李文靖公为相，治居第于封丘门内，厅事前仅容旋马。或言其太隘，公笑曰：“居第当传子孙，此为宰相厅事，诚隘；为太祝奉礼厅事，已宽矣。”又《谈苑》云：公所居陋巷，厅事无重门，其逼下已甚，颓垣坏壁，公不以为虑。堂前花栏坏，妻戒守舍者勿令葺，以试公。公朝夕见之，经月不言。妻以语公，公笑谓其弟维曰：“岂可以此动吾一念哉！”家人劝治居第，未尝答，维因语次及之，公曰：“身食厚禄，时有横赐，计囊装亦可以治第，但缺陷世界，安得圆满如意，自求称足。今市新宅，须一年缮完。人生朝暮不可保，又岂能久居！巢林一枝，聊自足耳，安事丰屋哉！”

本朝公卿，能守先法，久而不衰者，唯故李相家。子孙数世，至二百余口，犹同居共爨；田园邸舍所收，乃有官者俸禄，皆聚之一库，计口日给饷。婚姻丧葬所费，皆有常数，分命子孙掌其事。其规模大抵出于翰林学士宗谔所制也。

张文定公齐贤以右拾遗为江南转运使，一日家宴，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，公自帘中熟视，不问。后为相，门下厮奴皆得班行，而此奴竟不沾禄。奴因泣下，公语曰：“尔意江南日曾盗吾银器数事乎？吾备位宰相，进退百官，志在激浊扬清，安敢以盗贼荐耶？念汝事我日久，今予汝钞三百千，汝其出吾门下，自择所安。盖吾既发汝乎昔之事，不可复留也。”奴泣拜而去。

王文正公旦，局量宽厚，未尝见其怒。饮食有不精洁者，但不食而已。家

人欲试其量，以少埃墨投羹中，唯啖饭而已。家人问何以不食羹，曰：“吾偶不喜肉。”一日，又墨其饭，公视之，曰：“吾今日不喜饭，可具粥。”有母弟傲不可训，一日，逼冬至，祠家庙，列百壶于堂前，弟皆击破之，家人惶骇。文正忽自外入，见酒流满路，不可行，俱无一言，但摄衣步入中堂。其后弟忽感悟，复为善，终亦不言。

张尚书公诚为人孝友慈惠，景德二年登进士第，后知蜀，罢官，归蜀中，锦绮之物入门，不以适私室，悉布之堂上，请其母及诸昆弟、姊妹择取之。尝曰：“兄弟，天之所生，譬如手足，不可离绝。妻妾乃是外舍之人，奈何用外人而断手足乎？”

许尚书公元，宣城人，以孝谨称。其父亡，一子可得官，兄弟相让不受，久之，兄乃曰：“吾弟之才，后日能庇吾宗。”乃以公补郊社斋郎。

真宗命冯元谈《易》，元荐查道、李虚己、李行简三人者与焉，奏曰：“道，歙州人，母病，尝思鳊鱼羹。方冬无有，道泣祷河神，凿冰取得鳊鱼，果尺余，以馈母。后举贤良，入策四等。”

晏元献公手帖与兄及嫂云：“知置得宅子，大抵廉由守分，为官须随宜作一生计，且安泊亲属，不得待奉足。尝见范应辰率家人持十斋日，云一则劝其淡素好善，次则减鱼肉之价，聚为生计，果置得一两好庄及宅第，免于茫然，此最良图。况宦游有何尽期，兼官下不可营私，魏四工部可为戒也。然须内外各且俭嗇为先，方可议此。殊家间仆吏等直至今两日内破一顿猪肉，此持久之术，是以常为宗亲及相交游言之。”

杨尚书玠致仕归长安，旧居为邻里侵占，子弟欲诣府诉其事，以状白玠，玠批状尾云：“四邻欺我我从伊，毕竟须思未有时。试上含元殿基望，西风秋草正离离。”子弟不敢复言。

种公世衡字仲平，少尚气节。昆弟有欲其家者，君推贖产与之，惟取季父图书而已。

韩忠献公教子严肃，不可犯。知亳州，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停告省覲，康公与右相及侄柱史宗彦皆中甲科归，公喜置酒，召僚属之亲厚者，俾诸子坐于隅。坐中忽语云：“二郎，吾闻西京有疑讞者，其详云何？”舍人思之未得。已，诃之，再问，未能对，遂推案索杖，大诟曰：“汝食朝廷厚禄，一貳一府，事无巨细，皆当究心大辟，奏案尚不能记，则细务不举可知。吾在千里外，无所干预，犹能知之，尔叨冒廩禄，何颜报国，”必欲撻之。众宾力解方已。诸子股栗，累日不能释。家法之严如此，所以多贤子孙也。韩忠献公汝州太守，赵学士有女，遂与公议亲。既过聘，赵公遣人送女来至京城旅店中，一夕病卒，公具素服往哭之。韩忠献公为河北转运使，王太夫人坐太平车，以苇为

棚，覆献肃公，乘驴随车。时王文正公已贵，忠献公作一路使者，其俭如此。今人闻之，诚可愧也。

丁晋公三十六事，载某氏女子嫁时之服，而篋有掺衣一袭，问其故，曰：“若夫家遇其私忌，服此慰舅姑也。”今无此礼。余以谓昔之为妇，当私忌，慰服尚尔，则受慰者其服可知，尝切讲之，而未知所从。在洛时，闻富郑公私讳曰，裹垂脚袷参，袷少幞头，袷参布衫系蓝铁带，此乃今人释服袷参袷罩之衣。尝闻李世美，文定之犹子，世美曰：“冠以帽，衣白衫，系黑带。”余以谓传称君子有终身之忧，忌日之谓也。是则其服色亦当少变。

范文正公自政府出，归姑苏，焚黄搜外库，惟有绢三千匹，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，自大及小，散之皆尽，曰“宗族乡党，见我生长，幼学壮仕，为我助喜，我何以报之哉！”范文正公尝语诸子弟曰：“吾吴中宗族甚众，于吾固有亲疏，然以吾祖宗视之，则均是子孙，固无亲疏也，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！且自祖宗积德百余年，而始发于吾，得至大官，若独享富贵，而不恤宗族，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？今亦何颜以入家庙乎？”故恩例俸赐，常均族人，并置义田宅云。

黄公孝先有文行，天资孝悌。母有肺疾，绵痼岁久，饮食药饵，非经公手，则不中度，公乃一一自调。冬日先暖温被，然后请母就枕，迨其得所，然后起而观书，坐是不能辄去左右。年三十二矣，母病稍安，始就乡举，中上第；而母亡，每遇新物，未经祭，则不食。

张忠定公咏知益州，单骑赴任，官属惮其严峻，莫敢畜婢使者。公不欲绝人情，遂买一婢，以待巾栉，自此官属稍置姬侍。在蜀四年，被召还阙，呼婢父母，出资以嫁之，仍处女也。公寝室中无侍婢，服玩之物，阒如也。李旼尝侍坐于庑下，旼谓公寝，禅室不如，公晒曰：“吾不为轻肥，为官以至如是。吾往年及第，后以诗寄傅霖逸人，云：”前年失脚下鱼矶，苦恋明时未得归。寄语巢由莫相笑，此心不是爱轻肥。‘岂今日之言也。’

贾文元公戒子文云：“古人重厚朴直，乃能立功立事，享悠久之福。士人所贵，节行为大。轩冕失之，有时而复来；节行失之，终身不可复得矣。”绅以为格言。

包孝肃公始及第，以亲老侍养，不仕宦且十年，人称其孝。

宋曾鲁公幼子光禄卿孝纯，休官三十年，治家严整有法。子弟非冠带不见，昼日不得居房，以长幼次序各居厅事、书院，才人厅门，虽暂归必见尊长，亦须冠带出。男子虽见姊妹，亦须有时，不得接笑语。弟妇与伯，终身不同坐，不立谈。男女燕合，异席。男子在家，行步必令小童导喝。妇女无从婢，不独行。光禄主家，不畜私财，不置别产，止享用众分合得一分之物，至今



子孙犹贫。

李潜字君行，尝自虔州入京师，至泗州，其子弟请先行，君行问其故，曰：“科场近欲先至京师贯开封户取应。”君行不可，曰：“汝虔州人，而户贯开封，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乎？宁迟数年，不可行也。”

吴庠妻谢氏，其子名贺。贺与宾客言及人之长短，夫人屏间窃闻之，怒，笞贺一百。或解之曰：“臧否，士之常，忍笞之若是？”夫人曰：“爱其女者，必取三复白圭之士妻之。今独产一子，使知义命，而出语忘亲，岂可久之道哉”因涕泣不食。贺由是恐惧。

陈公尧咨知荆南时，母冯氏问曰：“古人居一郡一邑，必有异政。汝典郡，有何治效？”尧咨曰：“荆南当冲要，郊劳宴饯，迨无虚日。然稍精于射，众无不服。”冯氏曰：“汝父训汝以忠孝，俾辅国家。今不务仁政善化，而专卒伍一夫之技，岂汝先人之意耶！”杖而击之，金鱼堕地。

蔡延庆所生母亡，不为服久矣，闻李定不服所生母为台所弹，乃乞迫服。

连处士父卒，家故多货，悉散以周乡里，而教其二子以学，曰：“此吾货也。”

胥内翰偃未仕时，家有良田数千顷，既贵，悉以与族人。

王公存自奉甚约，而喜厚宾客。扬，润相去一水，公守扬时，援故相例，得岁时过家上冢，乃出赐钱五十万周给闾里。又具牛酒会父老数百人，亲与酬酢，皆欢醉而去，乡党以为美谈。

王公质在相门而弗骄，以不贪为宝。文正作舍人时，家甚虚，尝贷人金，以贍昆弟；过期不入，辍所乘马偿之。公因阅家藏书，而得其券，召家人视之曰：“此前人清风，吾辈当奉而不坠，宜秘藏之。”又得颜鲁公为尚书时乞米于李大夫墨帖，并刻石摹之，以遗亲友。

韩魏公合宗族百口，衣食均等，无所异。嫁孤女十余人，养育诸侄，比于己子。所得恩例，必先及旁族。逮其终，子有褐衣未命者，追孝祖考，恨不及养奉。莹域甚厚，五世祖冢皆访得之，买田其旁，植松潭，召人守视之。贵显十五年，身为将相，累更大赐予，及其没也，库无羨钱，室无奇玩。赖天子赐金帛，官出葬资，丧事得以无乏。林述中云：韩师朴入市归，韩魏公问所买之物，云千三。魏公责之曰：“此俚巷之谈，非对尊辞，何不一贯三伯？”

欧阳修四岁而孤，母郑守节自誓，亲诲之学。家贫，至以荻画地，教子学书。幼敏悟过人，读书辄成诵。欧阳文忠公与其侄通礼书云：“自南方多事以来，日夕忧汝。得昨日递中书，顿解忧想。欧阳氏自江南归朝，累世蒙朝廷官禄，吾今又被荣显，致汝等并列官品，当思报效。偶此多事，如有差使，尽心向前，不得避事，至于临难死节，亦是汝荣事。但存心尽公，神明白。汝谨不

可思避事也。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，吾不阙此物。汝于官下宜守廉，何买官下物！吾在官，所除饮食外，不曾买一物可观，此为戒也。”

程太中向娶侯氏。侯夫人事舅姑，以孝谨称，与太中相待如宾客。公赖其内助，礼苟尤至，而夫人谦顺自牧，虽小事，未尝专，必禀而后行。程公向前后五得任子，以均诸父子孙，嫁遣孤女，必尽其力。伯母刘氏寡居，公奉养甚至，其女之夫死，公逆从女兄以归，教养其子，均于子侄；既而女兄之女又寡，公惧女兄之悲思，又取甥女以归嫁之。时小官禄薄，克己为义，人以为难。

司马温公与其兄伯康友爱尤笃。伯康年将八十，公奉之如严父，保之如婴儿。每食，少顷，则问曰：“得无饥乎？”天少冷，则问曰：“衣得无薄呼？”司马温公曰：“凡议婚姻，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，勿苟慕其富贵。婿苟贤矣，今虽贫贱，安知异时不富贵乎？苟为不肖，今虽富盛，安知异时不贫贱乎？妇者，家之所由盛衰也。苟慕一时之富贵而娶之，彼挟其富贵，鲜有不轻其夫而傲其舅姑，养成骄妒之性，异日为患，庸有极乎？借使因妇财以致富，依妇势以取贵，苟有丈夫之志气者，能无愧乎？”司马温公传家集内《先公遗文记》云：“《玉藻》曰：”父歿而不能读父之书，手泽存焉耳。‘杨子曰：“书，心画也。’今人亲没，则画像而事之。画像，外貌也，岂若手泽心画之为深切哉！今集先公遗文手书及碑志行状，共为一椠，置诸影堂，子子孙孙，永祇保之。”

李公彭字商老，性友爱，抚恤二弟，保惠教诲，虽阳城兄弟不是过也。先生每制一衣，必俱有而后肯服，食饮亦然，未尝独行。四远馈饷，不问丰寡，一皆付之二弟。

吕汲公大防，家法至严。晋伯，汲公兄也，汲公夫人每见晋伯，必拜于庭下。汲公既相，晋伯往见之，夫人令两获扶下阶而拜。晋伯不乐，曰：“宰相夫人尊重，不必拜。”汲公甚惧，遽撤两获。

吕原明，正献公之长子也。正献公居家，简重寡默，不以事物经心，而申国夫人性严有法度，虽甚爱公，然教公事事循蹈规矩。甫十岁，祁寒暑雨，侍立终日，不命之坐，不敢坐也。日必冠带以见长者，平居虽天时甚热，在父母长者之侧，不得去巾袜衽裤，衣服唯谨。行步出入，无得入茶肆酒肆，市里井巷之语，郑卫之音，未尝一经于耳；不正之书，非礼之色，未尝一接于目。正献公通判颍州，欧阳文忠公适知州事，焦先生千之伯强，客文忠公所，严毅方正。正献公招延之，使教诸子。诸生小有过差，先生端坐，召与相对，竟夕不与之语。诸生恐惧畏伏，先生方略降词色。时公方十余岁，内则正献公与申国夫人教训如此之严，外则焦先生化导如此之笃，故公德器成就，大异众人。公尝言，人生内无贤父兄，外无严师友，而有成者，少矣。吕正献公公著，年三

十余，通判颍州，已有重名。范文正知青州，过颍，来汶谒公，呼公谓曰：“太博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欧阳永叔在此，太博宜近笔砚。”申国夫人在厅后，闻其语，以教荥阳公。

范尧夫知襄城县，伯兄久病心疾，公承事照管，汤药饮食，居处衣服，必躬必亲，如孝子之事严父。

苏公颂，至和中文潞公为相，尝请建家庙，事下太常。公议以为：礼，大夫、士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，是有土者乃为庙祭也。有田则有爵，无土与爵，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，是有庙者止于其躬，子孙无爵，祭乃废也。若参合古今之制，依约封爵之令，为等差锡以土田，然后庙制可议。若犹未也，即请考案唐贤寝堂祠飨仪，止用燕器常食而已。颂知婺州，溯桐江，水暴迅，舟横欲覆，魏国太夫人在舟中，几溺矣。公哀号赴水救之，舟忽自正。太夫人甫出，及岸，舟乃覆。众以谓诚孝所感。

陈谏议省华家法甚严，尧叟娶马尚书亮女，日执馈马于朝。路语谏议，以女素不习，乞免其责。谏议答云：“未曾使之执庖，自是随山妻下厨耳。”马遂语塞。

赵概会郊祀，当进阶封，且任一子京官，概乞以封母郡太君。宰相谓公曰：“公为学士，拟封不久矣。”公曰：“母八十二，朝夕不可期，愿及今以为荣。”许之，后遂以为例。改知审官院，判秘阁，与高若讷同判流内铨。若讷言往尝知贡举，闻母疾，不得出，几不能生，公矍然，即请郡以便亲。宰相谓旦夕为学士，可少待也；公不听，遂除苏州。

华阴吕君举进士，聘里中女。既中第，妇家言曰：“吾女故无疾，既聘而后盲，敢辞。”吕君曰：“既聘而后盲，君不为欺，又何辞！”遂娶之。生五男，皆中进士第，其一丞相汲公是也。

姚公雄初为将，以女议定一寨主子。无何，寨主忽故，妻及子皆沦落。后雄以边帅赴阙奏计，一老姬浣衣，喜其有士人家风，问所从来，姬曰：“有将姚其姓者，许以女归妾子。今夫既丧，无以自存，货饼饵以自给。”姚曰：“尔尚记姚形容否？”姬曰：“流落困苦，不复省记。”姚曰：“雄是也。女自许归之后不复与他族，日望婿来，岂以父之存没为间耶？”姬泣下气咽，不语久之。因留，并呼其子，易以新衣，俱载还镇，遂毕其礼。

明道先生虽奴仆必托以忠信，尝自澶渊，遣奴持金诣京师，买用物件，金之数可当二百千。奴无父母妻子，同列闻之，皆骇且诮。既而奴持纳如期而归，众叹服。

横渠先生解瞽叟底豫章曰：“舜之事亲，有不悦者，为父顽母不近人情。若中人之性，其爱恶略无害理，姑必顺之亲之。故旧所喜者，当极力招致

，以悦其亲。凡于父母，宾客之奉，必极力营办，亦不计家之有无。然为养又须使不知其勉强劳苦，苟使见其为而不易，则亦不安矣。”横渠先生曰：“婢仆始至，本怀勉勉，敬心若到，所提掇更谨则加谨。慢则弃其本心，便习以成性。”

苏文忠公轼谪忠州日，视囊中止有钱若干，分作若干块，月以三十块悬于壁，日用一块，以竹叉之，用不尽则贮于他器，以待宾客。苏东坡与李公择书云：“仆行年五十，始知作活，大要是慳耳。而文以美名，谓之俭素。然吾侪为之，则不类俗人，真可谓淡而有味者。又诗云‘不戢不难，受福不那。’四体之欲，何穷之有，每加节俭，亦是惜福延寿之道。此似处穷约出于不得已，然自谓长策，不敢独用，故献左右，处之自宜也。”

赵彦霄，温州人。政和间，兄弟二人，父母服阙后，同爨十二年。兄彦云，惟声色博奕是娱，生业坏已逾半，彦霄谏之不入，遂求析籍。及五年，而兄之生计荡然矣。公私逋负，尚三千余缗。彦霄因除夕置酒，邀兄嫂而告之曰：“向者初无分爨意，以兄用度不节，恐皆荡尽，俱有饥寒之忧。今幸留一半，亦足以给伏腊。兄自今复归中堂，以主家务。”即取分书以付之，管钥之属，悉以付焉，因言所少逋负，已储钱偿之。兄初有惭色，不从，不得已而受之。次年彦霄与长子俱登第，乡人大敬服之。相聚四五年，家道大兴，向来所出之田，一齐归复。更数年，祖墓边有树，悉皆交枝。秋熟禾获，禾皆合才。以此见夫孝道之至，感于神明。今人视骨肉如仇讎，视兄弟如路人，宁不愧于天地之间乎！

陈忠肃公，字莹中，于兄弟友爱。伯氏早世，公抚恤其孤，教养嫁娶，使皆成立。初奏补恩泽，舍己子而先伯父之子，及后贬责，以致终身，诸子皆白衣，未尝有不满之意。陈忠肃公事亲，承顺颜色，无不适之意。居丧，毁瘠如礼，庐坟茹蔬，连年有甘露芝草之瑞。

丞相冯公当世记富家翁有宅于村者，亲既终，其兄甲不忍群雁异飞，而友爱其弟乙甚厚，未尝有违言。久之，乙既有室，不令日啾其夫，使叛其兄，乙牵爱而听之，而甲之所为无不善者，欲开衅隙，无其端。于是甲有善马，爱之甚至，乙欲激其怒，乘甲马出，杖折其足。甲归而见之，且谕其意，略不怒。甲复有花药之好，列槛数十，皆名品，且其手植。乙乘间<sup>⊙</sup>而卖之。甲曰：“吾欲去是久矣。”因犁地而植之谷。甲既鰥处，而有爱妾与之侧室。其妇诟骂毁辱，妾不能堪，而诉于甲，甲因逐其妾。其妇愧汗，乃正冠帔而拜于庭，以谢不敏，于是卒为善妇，以相其夫。

晏公敦复字景初，当其居官，晨起必问安而后出理公务，昼则亲自馈膳而后敢退食，夜则躬亲温情，俟其寝既定，而后敢退休私室。每天阴雨，必拱立

母侧，恐其闻雷而惊；或出遇雷，必驰归省问，以慰母心。每遇疾病，躬治药饵，通夕不解带，虽老服勤不衰。

徐节孝训子弟曰：汝等欲为君子，而使劳己之力，费己之财，不为可也。不劳力，不费财，何不为君子？乡人贱之，父母恶之，不为可也。乡人欲之，父母荣之，何不为君子？“徐节孝居官得禄，奉祭祀外，悉付家人，未尝问有无。至亲旧急难，则罄所有，赴其急，或解衣衣之，率以为常。故居州序三十年，未尝一日绝禄，而家徒四壁立。

宋刘忠显公除显谟阁学士。宣和间镇长乐，公以书生起白屋，一旦持帅节，过家上冢，与亲旧挥金把酒，劳问平生，留连旬日，不忍去，闽人荣之。

权枢密邦彦，父在郛卧病，公虽从戎，然沃盥必亲执，药物必亲尝，未尝解衣而寝。后归汶上，道梗不通，公在九江，每北望，必长号不能自己。

胡文定公每岁酿酒一斗，以备家庙祭飧，造曲蘖，治秠禾，洁器用，节齐量，无不躬视也。沐浴盛服，率子孙诸务，各执其事，方飧，则敬己，祭必哀，济济促促，如祖考之临也。礼成，置酒五行，分胙于内外，虽乱离迁次，衣食或不给，而奉先未尝缺。

刘元城曰：“丈夫自誓，不为则止，且何必用术也。赵清献公亦本朝名臣，欲绝欲不能，乃取父母之画像临于床中，且已偃卧其下，而使父母具冠裳监视，不已渎乎！”

刘元城与马永卿论《礼记》内则，鸡鸣而起，适父母之所。仆曰：“不亦太早乎？”先生正色曰：“不然。礼，事父与君，一等一体。父召无诺，君命召无诺，父前子名，君前臣名。今朝谒者必以鸡鸣而起，适君之所，而人不以为劳，盖以刑驱其后也。世俗薄恶，故事父母之礼，得己而已。尔若士人，畏义如刑，则今人可为古人矣。”仆闻其言，至今愧之。

张魏公念秦桧欺君误国，使灾异数见，欲力论时事，以悟上意。又念太夫人年高，言之必被祸，恐不能堪。太夫人觉公形瘠，问故，公具言所以。太夫人诵先雍公绍圣初对方正策之词曰：“臣宁言而死于斧钺，不忍不言而负陛下。”至再至三。公意遂决，乃上书。桧大怒，谪连州，二十年移永州，天下士无贤不肖，莫不倾心。公结门扫轨，动止有则，谈经自乐，手不停披。岁久，庭砖足迹依然。公题于柱曰：“平生嗜书，老来目病，执书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。倚立积久，双趺隐然。”

张子韶解“舜五十而慕”章曰：“孝子之事亲，当常如婴儿时，不当以长者自居也。夫婴儿之于父母也，其弗见也，则悲哀号哭，无物可以悦其心；其既见也，则欢欣踊跃，喜气形于颜色间。天下之物，果可以易此哉！是以于父母前，颜色常怡然不变者，天下之至难也。舜五十而慕，夫年已五十矣，方且

如婴儿之慕，非孝子何？老莱子七十衣彩而戏于亲之前，时已七十矣，方且如婴儿之戏。以儿之戏于亲之前而静观之，其颜色为何如哉？必养之有素，然后于父母之心专一，虽形骸向老，年齿转深，而此心常如婴儿也。”

### ●卷五出处门

张全义，末帝时累迁太尉、中书令，封齐王，凡四十年。位极人臣，善保终吉者，盖一人而已。全义朴厚大度，敦本务实，起战士而志功名，不儒业而乐善道。家非士族，而奖爱衣冠，开幕府辟士，必求望实，属邑补奏，不任吏人。位极王公，不衣罗绮。心奉释、老，而不溺左道，如是数者，人以为难。

后唐赵光逢为相，尝有女真寄黄金一镒于其家。适值乱离，女真委货于他所。后二十年，金无所归，纳于河南尹张全义，请付诸官观，其旧封尚在。两登廊庙，四退丘园，百行五常，不欺暗室。绅咸仰，以为名教宗主。

周冯道，初仕后唐，长兴中平章事。明宗谓侍臣曰：“冯道性纯俭，顷在德胜寨，所居一茅庵，与从人同器食，卧则刍稿一束，其心晏如。及以父忧退归乡里，自耕耘樵采，与农夫杂处，曾不以素贵介怀，真士大夫也。”道历仕四朝，二入中书，在相位二十余年，以持重镇俗为己任。性廉俭，不受四方之赂，未尝以片简扰诸侯。私门之内，无累茵，无重味，不畜姬仆，不听丝竹。有寒素之士求见者，必引于中堂，语及平生。其待遇也，心无适莫。故虽朝代迁贸，人无间言，屹若巨山，不可转也。议者以为厚德稽古，宏才伟量，盖汉胡广、晋谢安之徒欤。

苏禹，初仕汉为宰辅，纯厚长者。遭汉祖与苏逢吉同登相位，汉末逢吉夷灭，禹恬然无咎，时人以为积善之报也。

士大夫不可争名竞进，致有缺行玷平生之踪迹。昔张去华，当太祖朝乞试，有数知己，皆馆阁名臣，保举之。太祖怒而问曰：“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谷？”曰：“不如。”“敢与窦仪比试？”曰：“不敢。”“汝与张澹比试？”遂迟迟不对，遂令张澹比试。试毕，考校所试，优于张澹。然澹是季父，自此去华一生不得入馆阁，盖由是耳。

吕文穆公罢相，上谓左右曰：“吕蒙正前自布衣，朕擢为辅相，今退在班列，必望复位矣。”刘昌言曰：“蒙正虽骤登显贵，然其风望，不为忝冒，不闻蒙正之郁悒也。况今岩穴高士，不求荣达者甚多。惟若臣辈，苟且官禄，不足以自重矣。”上默然。钱若水言：“忠正之士，不以穷达易志操。其或以爵禄恩遇之故而效忠于上，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。”上然之。

刘昌言罢，上问赵熔等曰：“昌言涕泣否？”曰：“与臣等谈，多至流涕。”若水曰：“昌言实未尝流涕，熔等迎合上意耳。”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，盖未尝有秉节高迈，不贪名势，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，遂贻上之轻鄙

，将以满岁移疾，遂草章求解职。会晏驾，不果上。

王内翰禹字元之，性狷介，数忤权贵，宦官尤恶之。上累召至中书戒谕之，禹终不改。咸平初，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与宰相论不合。又以谤责落职，出知黄州，作《三黜赋》以见志，其卒章曰：“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，虽百谪其何亏。吾当守正直而佩仁义兮，惟终身而行之。”

王司门缙调沂州录事参军，时鲁宗道方为司户参军，家贫食众，禄俸不给，每贷于王，犹不足，则又恳王豫贷俸钞。鲁御下严，库吏深怨之，诉鲁私贷缗钞。州并劾王，王谕鲁曰：“第归罪某，君无承也。”王卒明鲁不知，而独得私贷之罪。鲁深愧谢，不自容，王处之裕如，无嫌恨也。由是沉困铨曹二十余年。晚用荐者引对吏部，状其功过，奏目有鲁姓名，时鲁已参大政，立殿中。仁庙目鲁曰：“岂卿邪？”鲁遽称谢，具呈其实。仁宗叹曰：“长者也！先是有私过者，例改次第，由是得不降等，诏改大理寺丞，仕至省郎，累典名郡，寿八十九卒，亦庇贤为善之报也。

王文正公时，谏议大夫张师德谒向文简公曰：“师德两诣王相公门，皆不得见，恐为人轻毁，望公从容劝之。”一日方议知制诰，公曰：“可惜张师德。”向公曰：“何谓？”公曰：“累于上前说张师德名家子，有士行，不意两及吾门。状元及第，荣进素定，但当静以待之耳；若复奔竞，使无阶而进者，当如何也。”向公方以师德之意启之，公曰：“且处安得有人敢轻毁人，但师德后进，待我浅也。”向公因称师德适有阙望，公弗遗。公曰：“第缓之，使师德知，聊以戒贪进，激薄俗也。”

庞庄敏公籍知定州，请老，召还京师，公陈请不已。或谓公：“今精力完壮，主上注意方厚，何遽引去？”公曰：“必待筋力不支，明主厌弃，然后乃去，是不得已，岂止足之谓耶？”凡上表者九，手疏二十余通，朝廷不能夺。五年，听以太子太保致仕。

吕正献公去就之际，极其介洁，在朝廷，小不合，便脱然无留意。历事四朝，无一年不自引求去。

富韩公庆历间为枢密副使，辞愈力。公言：“辽既通好，议者便谓无事，边备渐弛。辽万一败盟，臣死且有罪。非独臣不敢受，亦愿陛下思外夷轻侮中原之耻，坐薪尝胆，不忘修政。”因以告纳上前而罢，逾月，复以命公。时元昊使辞上，俟公缀枢密院班，乃坐，且使章得象谕公曰：“此朝廷特用，非以使辽故也。”公不得已，乃受。

余公靖为谏官时，范文正公言事，忤大臣，贬知饶州，谏官缄口无敢言者。余独奏曰：“若习为常，恐钳天下之口，不可不戒。”节既上，落职监均州酒税。尹公洙、朱、欧阳修相继抗疏论列，又以书让谏官高若讷，亦得罪远谪。

时天下贤士大夫相与惜其去，号为四贤，蔡襄作《四贤一不肖》诗以记其事，诗播都下。

包孝肃公，吕文靖闻其才，欲见之。一日待漏院，见班次有包拯名，颇喜，及归，又问知居同里巷，意以拯欲便于求见。无几，报拯朝辞，乃就部，注一知县而出，尤奇之，遽使人追还，遂荐对除里行，自此擢用。

韩公维弱不好进，笃志问学，尝以进士荐礼部。父任执政，不就廷试，乃以父任守将作监主簿。丁外艰，服除，阖门不仕。仁宗患绅奔竞，谕近臣曰：“恬退守道者旌擢，则躁求者自当知耻。”于是宰相文彦博、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学，安于静退，乞加甄录，以厚风俗。召试学士院，辞不赴，除国子监主簿。

陈恭公执中，初罢政亳州，年六十九，遇生日亲族献寿，独其侄世修献《范蠡游五湖图》，且赞曰：“贤哉陶朱，霸越平吴。名遂身退，扁舟五湖。”恭公甚喜，即日表纳节。明年累表求退，遂以司徒致仕。

刘公敞前后升官，未尝辄让，惟初拜侍读及除谏议，辞之，其心诚谓分所不宜处，则不欲苟受之，非以邀名也。

韩魏公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，其必不胜，则奉身而退，乐道无闷也。

范忠宣公奏疏，乞将吕大防等引赦原放忤大臣章□范职知随州，公草疏时，或以触怒为解，万一远谪，非高年所宜。公曰：“我世受国恩，事至于此，无一人为上言者。若上心遂回，所系非小；设有不从，果得罪，死复何憾！”命家人促装，以俟谪命。公在随几一年，素苦目疾，忽全失其明，上表乞致仕。□戒堂吏，不得上，遂贬公武安军节度副使，永州安置。命下，公怡然就道。人或谓公为近名，公闻而叹曰：“七十之年，两目俱丧，万里之行，岂其欲哉！但区区爱君之心，不能自己。人若避好名之嫌，则无为善之路矣。”每诸子怨章□公，必怒止之。江行，赴贬所，舟覆，扶公出，衣尽湿，顾诸子曰：“此岂章□为之哉！”至永州，公之诸子闻韩少卿维请均州，其子告□以少卿执政日与司马公议论多不合，得免行，欲以公与司马公议役法不同为言求归，白公，公曰：“吾用君实荐，以至宰相，同朝论事，不合即可，汝辈以为今日之言，不可也。有愧而生者，不若无愧而死。”诸子遂止。公安置永州，课儿孙诵书，躬亲教督，常至夜分。在永三年，怡然自得。或加以横逆，人莫能堪，而公不为动，亦未尝含怒于后也。每对宾客，惟论圣贤，修身行己，余及医药方书，他事一语不出口，而气貌益康宁，如在中州时。

司马温公事神宗时，王安礼为右丞。一日，宰执同对，有无人人才之叹。左丞蒲宗孟对曰：“人才半为司马光以邪说坏之。”上不语，正视宗孟久之，宗孟惧甚，无以为容。上复曰：“蒲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？司马光未论别事，只



辞枢密一节，朕自即位以来，惟见此一人。他人则虽迫之使去，亦不肯矣。”

刘安世元城，初除谏官，未敢拜命，入与娘子谋曰：“朝廷不以安世不肖，误除谏官。这个官职不比闲慢差遣，须与他朝廷理会，事有所触犯，祸出不测。朝廷方以孝治天下，如以老母恳辞，必无不可。”娘子曰：“不然。谏官是天子争臣，我见你爷要做不能得，你是何人，蒙朝廷有此除授。你果能补报朝廷，假使得罪，我不选甚处，随你去。但做。”公遂备礼辞免，寻便供职。三日，朝廷有大除拜，公便上二十四章，又论章□十九章。及得罪，□必欲见杀。春、循、梅、新、高、窦、雷、化八州恶地，安世历遍七州，又遭先妣丧祸，与儿子辈扶获灵柩，盛夏跣足，日行数十里，脚底都穿，叹曰：“今只老夫与儿子两人在耳！”公在朝，章□于昆山县强市民田，人口经州县监司次第陈诉，皆不敢受理，又经户部，不敢治，御史台亦不弹劾。公累上疏极论曰：“按□抱死党之志，而济以阴谋；蕴大奸之才，而辅之残忍。因缘王安石、惠卿之党，遂得进用。而造起边隙，侥幸富贵。在先帝时已坐置田不法，尝罢执政，蔡确引用，再叨大任。陛下嗣位，擢置上枢，而内怀奸谋，沮毁圣政，以致悖慢帷幄之前，殊无臣子之礼。及以家难，退归里闾，而敢凭恃凶豪，劫持州县，使无辜之民，流离失业。乞特赐窜殛，仍委台臣置院推劾。其昆山、苏州及本路监司，亦乞并行黜责。”章四上，朝廷令发运司体究，诏赎铜十斤。公复争之，以为“所责太轻，未厌公议，况□与蔡确、黄履、邢恕素相交结，天下指为四凶，若不因其自致人言，遂正典刑，异日却欲窜逐，深恐无名。且干系官吏，因□致罪，皆处从坐，□系首恶之人、乃止赎铜，事理颠错，亦已太甚。况下状之日，□父尚在，而别籍异财，事义显著。考按律文，罪入十恶。愚民冒犯，犹有常刑，□为大臣，天下所望，而亏损名教，绝灭义理，止从薄罚，何以示惩。圣人制法，惟务至公，若行于匹夫而废于公卿，伸于愚民而忽于贵近，此乃姑息之弊，非清朝之所宜行也。”蔡确虽贬，尚与章□等自谓有定策功，创造语言，恐胁贵近，为中外忧。刘安世复言曰：“臣近尝进对，论确朋党，虽粗陈大概，未能尽达天听，事体至重，不可不忧。臣闻蔡确、章□、黄履、邢恕四人者，在元丰之末，号为死党。□、确执政，倡之于内，履为中丞，与其僚属，和之于外。恕立其间，往来传送，天下之事，在其掌握。圣上嗣位，四人者以为有定策之功，眩惑中外。若不早为辨正，恐异日必为朝廷之患。臣闻元丰七年秋宴之日，今上皇帝出见群臣，都下喧传，以为盛事。明年神宗皇帝晏驾，众谓前日之出，已示与子之意，其事一也。自先帝违豫，嘉、政二王日诣寝殿候问起居，及疾势稍增，太皇太后即时面谕，并令还宫，非遇宣召，不得辄入，有以见圣心无私，保佑慎重，其事二也。建储之际，大臣未尝启沃，而太皇太后内出皇帝，为神考祈福，手书佛经，宣示执

政，称美仁孝，发于天性，遂令下诏诞告外庭，盖事已先定，不假外助，其事三也。陛下听政之初，首建亲贤之宅，才告毕工，二王即迁就外第，天下之人，莫不服陛下之圣明，深得远嫌之理，其事四也。此实太皇太后圣虑深远，为宗庙社稷无穷之计，彼四人者，乃敢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。伏望明诏执政及当时受遗之臣，同以亲见策立今上事迹，作为金滕之书，藏之禁中，又以其事本末，著实录，然后明正四凶之罪，布告天下。除蔡确近已贬窜外，所有章口、黄履、邢恕，欲乞并行逐之远方，终身不齿，所贵奸豪屏息，它日无患。”由是三人皆得罪。刘元城遭贬，章口、蔡卞用事，欲杀公者甚至，凡甲令所载，称远恶州军，无所不至，虽盛夏，令所在州军监督，日行一台，或泛海往来贬所。人谓公必死，然七年间未尝一日病，年几八十，坚悍不衰。公贬梅州，忽有所厚士类数辈至，辄相向垂泪。公曰：“岂非安世有后命乎？”客曰：“属闻朝廷遣使入郡，将不利于公，愿公自裁无辱。”时公贬所有土豪缘进纳以入仕者，因持厚资入京师，求见口，直以能杀公意达之。不数日，荐上殿，自选人改秩，除本路转运判官。其人飞驭往驱，至公贬所，郡将遣其客来劝公治后事，滋泣以言。公色不动，留客饮酒，谈笑自若，对客取笔，书数纸，徐呼其仆曰：“闻朝廷赐我死，即死，依此行之。”谓客曰：“死不难矣。”客从其仆取纸阅之，则皆经纪其家与同贬当死者之家事，甚悉。客惊，以为不及。俄报运使距郡城三十里而止，翌日当至。家人闻之，亦号泣不食，不能寐，且治公后事。而公起居饮食如平昔，曾无少异。至夜半，伺公酣寝，鼻息如雷，忽闻钟动上下，惊曰：“钟声何太早也！”黎明问之，鸣钟者乃运判公，一夕呕血而毙矣。明日有客唁公，公亦无喜色。

范蜀公善文赋，补国子监生，及贡院奏名，皆第一。故事，殿庭唱第，过三人则为奏名之首，必抗声自陈以祈恩，虽考校在下，天子必擢置上列。以吴春卿、欧阳永叔之耿介，犹不免从众。公独不然，左右及并立者屡趣之，使自陈，公不应。至七十九人，始唱名及之，公出拜，退就列，讫无一言。众皆服其安恬，自是始以自陈为耻，旧风遂绝。范蜀公力诋王安石青苗之法，疏三上，不行，即请致仕。苏轼贺曰：“公虽退，而名益重矣。”公愀然不乐，曰：“君子言听计从，消患于未萌，使天下阴受其赐。无智名，无勇功，吾不得为此命也。夫使天下受其害，而吾享其名，吾何心哉！”

王介甫曰：“智者成之，仁者守之。”温公曰：“介甫误矣。君子难进易退，小人反是。若小人得路，岂可去也！”王荆公介甫在政事堂，只吃鱼羹饭。一日，因事乞去，云：“世间何处无鱼羹饭！”胡文定公云：“只为介甫缘累轻，故去住自在。”

范淳夫极为温公奖识，尝为《进论》，求教于公。公每见，则未始有可否

，淳夫疑而质于公，公久而言曰：“子之《进论》，非不美也，顾念世人获甲科者绝少，而子既已在前列，而复习《进论》，求应贤良，以光观之，但有贪心耳。光之不喜者，非为《进论》也，不喜子有贪心也。”淳夫于是焚去《进论》，不应贤良。公尝从司马温公辟，修历代君臣事迹。时王荆公当国，人皆奔竞，公未尝往谒。王安国与公友善，尝谕荆公意，以公独不亲附，故未进用，公竟不往见。后章口拜相，公坐贬永州。公平生澹然无欲，家人不见其喜怒之容。修书于洛，有终焉之志。及登侍从，无时不求退，每被除擢，必力辞，不得已，然后就职。及被贬责，处之怡然。尝曰：“吾西蜀一布衣耳，今复不仕，何为不可！”

苏文忠公谪惠州，以少子过自随，瘴疠所侵，蛮蛋所侮，胸中泊然无芥蒂。惠人爱敬之。四年，安置昌化。昌化非人所居，食饮不具，药石无有，僦官屋以庇风雨，有司犹谓不可，则买地筑室，缚草屋三间。人不堪其忧，公食芋，饮水著书，时从其父老游，亦无间也。

### ●卷六政事门

王公溥事周祖为秘书郎，置幕府，从征李守贞、王景崇，得朝臣交结书，周祖欲暴其事，溥力请焚之。后世宗尝问汉相李崧蜡丸书结契丹，有记其辞者否？溥曰：“使崧有此，肯以示人耶？逢吉辈为之尔。”世宗遂优赠其官。

赵韩王为相，太祖即位之初，数出微行，或过功臣之家，不可测。一日大雪，向夜，叩赵普门。普亟出，惶惧迎拜，从容问曰：“夜久甚寒，陛下何以出？”帝曰：“吾睡不能着，一榻之外，皆他人家也，故来见卿。”普曰：“陛下小天下耶？南征北伐，今其时也，愿闻成算所向。”帝曰：“吾欲下太原。”普默然久之，曰：“非臣所知也。”帝问其故，普曰：“太原当西北二边，使一举而下，则二边之患，我独当之。何不姑留，以俟削平诸国。”帝笑曰：“吾意正如此，特试卿尔。”遂定下江南之议。太祖既得天下，召普问曰：“自唐季以来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十姓，兵革不息，其故何也？吾欲息天下之兵，为国家建长久计，其道如何？”普曰：“镇节太重，君弱臣强而已。惟稍夺其权，制其钱谷，收其精兵，则天下自安矣。”语未毕，上曰：“卿勿复言，吾已谕矣。”上因晚朝，与故人石守信、王审琦等饮，酒酣，上曰：“人生如白驹之过隙，所为富贵，不过多积金帛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尔。汝曹何不释去兵权，择好田宅，重为子孙久远之业，多置歌儿舞女，日饮酒相欢，以终其天年。君臣之间，两无猜嫌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？”皆再拜曰：“陛下念臣及此，所谓生死肉骨也。”明日皆称疾，请解兵权。上许之，皆以散官就第，赐赆甚厚，诸功臣皆以善终。赵韩王事太祖时，有群臣立功，当迁官。上素嫌其人，不与。普坚以为请，曰：“刑以惩罪，赏以酬功，古

今之通道也。且刑赏者，天下之刑赏，非陛下之刑赏，岂得以喜怒专之。”上怒甚，起，普亦随之。上入宫，普立于宫门，久之不去。上寤，乃可其奏。普欲除某人为某官，不合太祖意，不用。明日，普复奏之，又不用。明日又奏之，太祖怒，取其奏坏裂投地，普颜色自若，徐拾奏归补缀，明日复进之。上乃寤，用之，后果称职。

吕文穆公蒙正以宽厚为宰相，太宗尤所眷遇。有一朝士，家藏古鉴，自言能照二百里，欲因公弟献以求知。其弟因间从容言之，公笑曰：“吾面不过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！”其弟遂不敢言。闻者叹服，以谓贤于李卫公远矣。盖寡好而不为物累者，昔贤之所难也。吕文穆公为相，夹袋中有册子，每四方替罢谒见，必问其有何人才，随即疏之，悉分门类，或有一人而数人称，必贤也。朝廷求贤，取之囊中。故公为相，文武百官各称职者，以此。

张文定公齐贤为相时，戚里有争，分财不均，更相诉讼，更十余断，不能服。公即命各供状，结实，乃召两吏趋归其家，令甲入乙舍，乙入甲舍。

吕正惠公端居相位，会太宗大渐，李太后与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，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、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、知制诰胡旦谋，立潞王元佐。上崩，太后使继恩召端，端知有变，锁继恩于阁内，使人守之而入。太后谓曰：“宫车已晏驾，立嗣以长，顺也，今将何如？”端曰：“先帝立太子，正为今日，岂可遽违先帝之命，更有异议！”乃迎太子，立之。真宗即位、垂帘引见群臣，吕端于殿下平立不拜，请卷帘升殿审视，然后降阶，率群臣拜呼万岁。

钱宣靖公若水为枢密副使时，李继隆与运使卢之翰有隙，欲陷之罪，遂奏转运使乏军粮，太宗怒，立召中使一人，付三函，令乘驿驰取转运使卢之翰等三人首。公争之，请先推验有状，然后行法。上大怒，拂衣起入禁中。二府皆罢，公独留廷中不去。上既食，久之，使人侦廷中何人，报云：“有细瘦而长者尚立焉。”上出诘之，曰：“尔以同州推官再期为枢密副使，朕以尔为贤，乃不才如是耶！”对曰：“陛下不知臣无状，使得待罪二府，臣当竭其愚虑，不避死亡。今陛下据李继隆一幅奏书，诛三转运使，虽有罪，天下何由而知之？鞫验事状明白，加诛何晚。”上意解，如若水议，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。既而辽入塞，事皆虚诞，继隆坐罢招讨、知秦州。

王晋公事太祖，为知制诰。太祖遣使魏州，以便宜付之，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有飞语闻于上。至魏，得彦卿家僮二人，挟势恣横，以便宜决配而已。及还朝，太祖问曰：“汝敢保彦卿无异意乎？”曰：“臣与符彦卿家各有百口，愿以臣之家口保符彦卿。”又曰：“五代之君，多因忌猜杀无辜，致享国不长，愿陛下以为戒。”

王文正公为相时，宫禁火灾，真宗惊惶，语王旦曰：“两朝所积，朕不敢妄费，一朝殆尽，诚可惜也。”公对曰：“陛下富有天下，财帛不足忧，所虑者，政令赏罚，有所不当耳。臣备位宰相，天灾如此，臣当罢免。”继上表待罪。上乃降诏罪己，许中外上封事，言朝政得失。后有大臣言非天灾，乃王宫失于火禁，请置狱。上出其状，当斩决者数百人。公持以归，翌日，乞独对曰：“初火灾，陛下降诏罪己，臣上表待罪。今行此刑，恐不副前诏，有违天意。果欲行法，愿罪臣以明无状。”上欣然听纳，免死几百辈。文正公以上官泌知河阳，诸公白公，泌欲转运使。会京东有阙，诸公曰：“可差上官泌。”公不答，因奏对，言泌向日议差河阳，然亦合入一职司，会京东转运使阙，更禀上旨。上阅泌历任日，与转运使。诸公归相语曰：“王公无私如此。”王文正公为相，张士逊出为江西转运使，辞公于政事堂，且求教。公从容曰：“朝廷权利至矣。”士逊起谢，后迭更是职，思公之言，未尝求锥刀之利。识者曰：“此运使最识大体。”王文正公再让位大名，代陈尧咨。既视事，府署毁圯者，即旧而葺之，无所改作；什器之损失者，修补之如数。政有不便，委曲弥缝，悉掩其非。及移守洛帅，陈复为代，睹之叹曰：“王宜为宰相，我之量不及也。”盖陈以昔时之嫌，意谓公必反其故，发其隐也。王文正公为相时，寇准知永兴军，诞日，排设如圣节仪，晚衣黄服，簪花走马。或奏寇准有叛心，真宗怒甚，手出奏示执政曰：“寇准乃反耶！”旦熟视，笑曰：“寇准许大年纪，尚骏耳！可札与寇准知。”上意亦解。文正公为相，有求差遣，见其人材可取，将收用，必正色拒绝之，已而擢用，或不足收用，必和颜温语待之。子弟问故，公曰：“用贤，人主之事，我若受其请，是市私恩也，故峻绝之，使恩归于上。若其不用者，既失所望，又无善辞，此取怨之道也。”王文正公或归私第，不去冠带，入静室中默坐，家人惶恐，莫敢见者，而不知其意。后公弟以问赵公安仁，赵公曰：“见议事，公不欲行，而未决，此必忧朝廷矣。”王文正公以病求罢，入见滋福殿。真宗曰：“朕方以大事托卿，而卿病如此。”因命皇太子拜公。公言“太子盛德，必任陛下事”，因荐可为大臣者十余人，后皆为名臣。

李文靖公为相，真宗雅敬之，尝问治道所宜先。沆曰：“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，此最为先。”帝问其人，曰：“梅询、曾致尧等是也。”帝深然之。李文靖公每言丁晋公小人之才，不可用。寇莱公始与晋公善，荐于文靖屡矣，而终未用。一日，莱公语文靖曰：“比屡言丁谓之才，而相公终不用，岂其才不足耶？”公曰：“如斯人者，才则才矣，顾其为人，可使之在人上乎？”莱公曰：“如谓者，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？”文靖笑曰：“他日后悔，当思吾言。”晚年与寇权宠相轧，交互倾夺，至有海康之祸，始服文靖之先识。

《龟山语录》：真宗问李文靖曰：“人皆有密启，而卿独无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则公言之，何用密启？夫人臣有密启者，非谗即佞，臣常恶之，岂可效尤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祖宗时宰相如此，天下安得不治。

向文简公知广州，至荆南，即市南药以归，在官一无所须，以廉清闻。

张忠定公自蜀还，诏以牛冕代公。公曰：“冕非抚御才，其能绥辑乎？”逾年，果致王均之乱，后虽讨平之，而民尚未宁。上以公前治蜀，长于安集，威惠在人，复以公知益州事。蜀民闻之，皆鼓舞相庆。公知民信，易严以宽，凡一令之下，人情无不慰惬，蜀部遂大治。张忠定公问李旼曰：“百姓果信我否？”对曰：“侍郎威惠及民，民皆信服。”公曰：“前一任未也，此一任应稍稍尔。秀才只此一个，信五年，方得成。”公诲李旼曰：“子异日为政，信及于民，然后教之；言及于义，然后劝之；动而有礼，然后化之；静而无私，然后民安而乐业矣。行斯四者，在乎先率其身；不然，则退必有后言矣。”

马正惠公知节，自始仕以至登用，遇事蹇蹇，未尝有所顾惮。王冀公、丁晋公用事，每廷议不直，辄面诋之。真宗初或甚忤，然终以此知公，而天下至今称其正直。尝与王钦若奏事上前，钦若或怀数奏，出其一二，其余匿之，既退，以己意称圣旨行之。尝与公俱奏事上前，钦若将退，公目之曰：“怀中奏何不尽出之！”又与同列奏对次，忽厉声曰：“王钦若等读尽札子，莫漫官家！”公退，见王文正公，词色尚怒，因语曰：“诸子上前议论如此，吾几欲以笏击死之，但恐惊动君相耳！”公叹抚久之。

李谦溥有将刘进，勇力绝人，数以少击众。并人患之，乃以蜡丸封书谗进，阳遗其丸，晋帅赵赞得之以闻。太祖即诏谦溥械送阙下，谦溥曰：“此反间也，愿以阖门保之。”太祖得奏，遽释进，厚赐金帛遣之。

毕文简公士安，在政府时，契丹谋入塞，公首疏五事，陈选将、饷兵、理财之策，帝多纳用，乃进公吏部侍郎、参知政事。入谢，帝曰：“行且相卿，然时方多事，求与卿同进者其谁可？”公顿首辞谢，曰：“寇准兼资忠义，善断大事，此宰相才也。”帝曰：“闻其性刚使气。”对曰：“准资方正，慷慨有大节，忘身徇国，秉道疾邪，此其素所蓄积，朝臣罕出其右者，第不为流俗所喜。今天下之民，虽蒙休德，涵养安佚，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，正若准者所宜用也。”帝曰“然”。

王沂公为相，会章圣不豫，刘后讽宰臣丁谓，欲临朝，中外汹汹，无敢言者。公谓后戚钱惟演曰：“汉之吕后，唐之武氏，皆据非其位，其后子孙诛戮，不得保首领。公，后之肺腑，何不入白皇后？万一宫车不讳，太子即位，太后辅政，岂不为刘氏之福乎？若欲称制，以取疑于天下，非惟刘氏之祸，恐亦

延及公矣。”惟演大惧，入白之，其议遂止。王沂公在中书，章圣上仙，外尚未闻，中书、密院同入问起居，召诣寝阁，东面垂帷，明肃传遗命，辅立皇太子，及皇太后权听断军国大事，退而发哀。公于殿庐草具遗制，丁谓欲去权字，公曰：“皇帝冲年，太后临朝，斯已国家否运，称权犹足示后，况言犹在耳，何可改也。且增减制书有法，岂期表则之地，先欲乱之耶？”谓勃然曰：“参政却欲擅改遗制乎？”公曰：“曾适来寝殿中，实不闻此言。若诚有之，岂敢改！”章献明肃太后权处分军国事，听断仪式，久而未定。丁谓欲每议大政，则皇太后坐后殿，朝执政，朔望则皇帝坐前殿，朝群臣，其余庶务，中书、枢密院平决之。公时判礼仪院，独奏曰：“天下者，太祖、太宗、先帝之天下也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奈何使两宫异位，不共天下之政，是壅主上之聪明，绝下情而不使通。况宫人专政，乱之始也。”乃采用蔡邕所述东汉故事，皇帝在左，母后在右，同殿垂帘，中书、枢密院以次奏事，如仪，而后人心始定。景德中，朝廷始与契丹通好，诏遣使，将以北朝呼之，公请止称契丹本号，朝论韪之。沂公与李观察维、薛尚书失同谒王文正公，公托病，薛颇不平。公婿韩亿时在门下，见之，一日以此白公，公曰：“韩郎未之思耳。王、薛，皆李之婿，相率而来，恐有所干于朝廷，事果不可，沮之无害，若可行，答以何辞？执政之大忌也。”韩谢曰：“非亿所知。”

李文定公迪居相位，真宗不豫，大渐之夕，公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。时仁宗幼冲，八大王元俨者有威名，以问疾留禁中，累日不肯去。执政患之。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热水，曰：“王所须也。”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，尽黑，令持去。王见之大惊，意其有毒也，好上马去。文定临事大率类此。真宗既疾甚，殆不复知事，李迪、丁谓同作相。内侍雷允恭者，嬖臣也，自刘后以下，皆畏事之，谓之进用，皆允恭之力。尝传宣中书，欲以林特为枢密副使，迪不可，曰：“除两府，须面奉圣旨。”翌日争之上前，声色俱厉。谓辞屈，俯首鞠躬而已。谓既退，迪独留纳札子，上皆不能省记，而二相皆以郡罢。允恭传宣谓家，以中书阙人，权留谓发遣，谓因直入中书，见同列，召堂吏谕之，索文书阅之，来日与诸公同奏事，上亦无语。众退独后，及出，道过学士院，问吏：“今日学士谁直？”曰：“刘学士筠。”谓呼筠出，口传圣旨，令谓复相，可草麻。筠曰：“命相必面得旨，果尔今日必有宣召麻，乃可为也。”谓无如之何，他日再奏事，复少留退，过学士院，复问谁直，曰：“钱学士惟演。”谓复以圣旨语之，惟演即从命。既复相，乃逐李公及其党，正人为之一空。

丁公谓险诈，然亦有长者言，真宗常怒一朝士，再三语及，辄稍退不答，上作色曰：“如此叵耐问！”辄不应。谓进曰：“雷霆之下，臣若更加一言，则齏粉矣。”真宗欣然嘉纳。

鲁肃简公为正言，事有违误，风闻弹疏，真宗稍厌之。公自讼于上前曰：“臣在谏列，而谏守，臣职也。陛下以数而厌之，岂非事纳谏之虚名，俾臣尸素苟禄乎？臣窃愧之，愿得罢去。”上悦其忠，慰勉以遣。他日，御笔题殿壁曰“鲁直”。

吕文靖公夷简，当仁宗初莅政，问辅臣：“四方奏狱来上，不知所以裁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公进曰：“凡奏狱，必出于疑，疑则从轻可也。”帝深以为然。故终仁宗之世，疑狱一从于轻。

吕许公，庆历初，仁宗服药，久不视朝，一日圣体康复，思见执政，坐便殿，促召二府宰臣，公闻命，移顷方赴。比至，中使数辈促公，同列亦赞公速行，公愈缓辔。既见，上曰：“久疾方平，喜与卿等相见，而迟迟其来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陛下不豫，中外颇忧，一旦闻急召近臣，臣若奔驰以进，虑人心惊动耳。”上以为得辅臣之体。天圣时，大内火灾，宫室略尽。比晓，朝者尽至。日宴，宫门不发，不得闻上起居，两府请入对，不报。久之，追班，上御拱宸门楼，有司赞谒，百官尽拜楼下，公独立不动。上使人问其意，对曰：“宫庭有变，群臣愿一望天颜。”上为举帘，俯槛见之，乃拜。

陈文惠公尧佐谓治烦之术，任威以击强，尽察以防奸，譬如激水，而欲其澄也。故公为政，一以诚信。每岁正月夜放灯，则悉籍恶少年禁锢之，公召諭曰：“尹以恶人待汝，汝安能为善？吾以善人待汝，汝忍为恶耶？”因尽纵之。凡五夜，无一人犯法者。

杜正献公有门生为县令，公戒之曰：“子之才器，一县令不足施。然切当韬晦，无露圭角，不然无益于事。”门生曰：“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，今反诲某以此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衍历任多历年久，上为帝王所知，次为朝野所信，故得以申其志。今子为县令，卷舒休戚，系之长吏。夫良二千石固不易得，若不奉知，子乌得以申其志，徒取祸尔。”

庞庄敏公过京师谒上，时上新用文、富为相，谓公曰：“朕新用二相，如何？”公曰：“二臣皆朝廷高选，陛下拔而用之，甚副天下之望。”上曰：“诚如卿言。文彦博犹多私，至于富弼，万口同词，皆云贤相也。”公曰：“文彦博，臣顷同在中书，详知所为，实无所私，但恶之者毁之耳。富弼顷为枢密副使，朝士大夫未有与之为怨者，故交口誉之，冀其进用，而已有所利焉。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树私恩，则非忠臣，又何足贤也。陛下所宜深察。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贤而用之，则当信之坚，任之久，然后可以责成功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至和三年，以灾异，诏中外咸言得失。公密疏曰：“太子天下本，今陛下春秋固方盛，然太子不豫建，使四方无所系心。愿择宗室之宜为嗣者，早决之。群情既安，则灾异可塞矣。”



谏议田锡好直谏，太宗时，上言军国要机者一，朝廷大体者四。真宗即位，屡召对言事，尝请抄略《御览》三百六十卷，日览一卷，又采经史要言为御屏风十卷，以便观览。及卒，真宗谓李沆曰：“田锡，直臣也，天何夺之速。”朝廷每少有阙失，方在思虑，锡之章奏已至矣。每见公，色必庄，尝目之曰：“朕之汲黯也！”幸龙图阁阅书，指东北隅架二漆函，谓陈尧咨曰：“此田锡章疏也。”

王文忠公尧臣使还，行至泾州，而德胜寨兵逼其将姚贵闭城叛，公止道左，解装为榜，射城中以招贵，且发近兵讨之。初，吏白曰：“公奉使，且还归报天子尔。贵叛，非公事也。”公曰：“贵，土豪也，颇得士心，然初非叛者。今不乘其未定，速招降，后必生事，为朝廷患。”贵果出降。

王公质通判苏州，州守黄宗旦得盗铸钱者百余人，以托公。公曰：“事发无迹，何从得之？”宗旦曰：“吾以术阴钩出之。”公愀然曰：“仁者之政，以术钩人，置之死而又喜耶？”宗旦惭服，悉缓其狱，称公曰：“君子也。”

韩魏公为右司谏，时灾异数见，公以灾异屡发，主于执政者非才，累言于上。又奏曰：“若杜衍、范仲淹、孔道辅、宋祁、胥偃，众以为忠正之臣，可备进擢者；王曾、吕夷简、蔡齐、宋绶，亦人所属望也。”章十上，不报，公抗疏乞出。疏示中书，敕御史台集百官会议。上乃罢宰臣王随、陈尧佐、参政韩亿、石中立等四人。及宣麻日，乃张士逊、昭文章得象、集贤宋庠、晁宗悫参政，天下大失望。是时朝廷欲以公为知制诰，宠其尽言。公曰：“谏行足矣，因取美官，非本意也。人其谓我何？”公又言赏罚当从中书出，今数闻有内降，不可不止。王沂公见公论事切直，谓公曰：“比年台谏官多畏避，为自安计，否则激发近名，如君不负所职。”公为谏官三年，所存谏藁，欲敛而焚之，以效古人谨密之义。然恐无以表章从谏之美，乃集七十余章，为三卷，曰《谏垣存藁》，自序于首，略曰：“谏主于理胜，而以至诚将之。”韩魏公居相位。初，英宗即位，以忧得心疾，太后垂帘同听政。帝遇宦官少恩，左右多不悦者，乃谗间两宫，遂成隙。太后对辅臣，尝及之。公虑宫中有不测者，一日因对，以危言感动太后曰：“臣等只在外边，不得见官家内中保护，全在太后。若官家失照管，太后亦未安稳。”太后惊曰：“相公是何言语？自家更是用心。”公即曰：“太后照管，则众人自照管。”同列为缩颈流汗。或谓公曰：“语不太过否？”公曰：“不得不如此。”间有传帝在禁中过失事，众颇惑之。公曰：“岂有殿上不曾错了一语，而入宫门，得许多错来，自尔妄传语。”言者稍息。帝疾甚，时有不逊语。太后不乐。大臣有不预立皇太子者，阴进废立之计，惟公确然不变。参政欧阳修深助其议。尝奏事帘前，太后呜咽流涕

，遽道不逊状。公曰：“此病故耳。病已，必不尔。子病，母可不容之乎？”太后不怪，修乃进曰：“太后事仁宗数十年，仁圣之德，著于天下。妇人之性，鲜不妒忌。昔温成骄恣，太后处之裕如，何所不容。今母子之间，而反不能忍耶？”太后曰：“得诸君知此，善矣。”太后意稍和。修复进曰：“仁宗在位岁久，德泽在人，人所信服，故一日晏驾，天下禀承遗命，奉戴嗣君，无一人敢异辞者。今太后至一妇人，臣等五六措大耳，举足造事，非仁宗遗意，天下谁肯听从？”太后默然。他日，琦等见帝，帝曰：“太后待我无恩。”公曰：“自古独称舜为大孝者，盖父慈爱而子孝，此常不足道，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，乃可称尔。今但陛下事之未至耳，父母岂有不慈者？”帝大悟，自是不复言太后短矣。韩魏公事仁宗，受遗诏辅太子。英宗初为皇子时，允弼最尊，属心不平，及即位，先独召允弼入，称先帝晏驾，皇子即位，大王当贺。允弼曰：“皇子为谁？”曰：“某人。”允弼曰：“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？何不立尊行。”公曰：“先帝有诏。”允弼曰：“焉用宰相？”公叱下曰：“大王，人臣也，不得无礼！”左右甲士已至，遂贺；次召诸亲王见六军百官，中外晏然。英宗即位已数日，初挂服于柩前，哀未发而疾暴作，大呼，语言恐人，所不可闻。左右皆反走，大臣辈骇愕痴立，莫知所措。公亟投杖于地，直趋至前，抱入帘曰：“谁激恼官家，且当服药。”内人惊散，公呼之来，拥上以授之曰：“皆须用心照管官家。”再三慰安以出，仍戒见者曰：“今日事，惟某人见，某人见，外人未有知者。”复就位哭，处之若无事。英宗即位有疾，光宪太后垂帘同听政。有入内都知任守忠者，奸邪反复，间谍两宫。时司马温公知谏院，吕谏议为御史，凡十数章，请诛之。英宗虽悟，未施行。公一日出空头敕一道，参政欧阳修已签，赵概难之。修曰：“第书之，韩公必自有说。”公坐政事堂，召守忠，数其罪，谪蕲州，取空头敕填之，差使臣即日押行，意以为少缓则中变矣。英宗初以忧疑得心疾，太后垂帘听政。公潜察帝已安，而太后未有还政意，乃先建议于帝曰：“可一出祈雨，使天下之人识官家。”甲午，祈雨于相国寺及醴泉观，士庶欢呼相庆。戊申，太后出手书，付中书还政，是日，遂不复处分军国事。先是上疾稍愈，间日御前后殿视朝，听政两府。每退朝，入内东门小殿，覆奏太后如初。太后再出还政手书。上既康复无他，太后复降诏书还政，亦欲罢东殿垂帘。尝一日取十余事并以察上，上裁决如流，悉皆允当。公退，与同列相贺，谓曾公亮等曰：“昭陵复土，琦合求退，顾上体未乎，迁延至今。上听断不倦如此，诚天下之大庆。琦当于帘前先白太后，请一乡郡，须公等赞成之。”公诣东殿覆奏，上所裁决十余事，太后每事称善。同列既退，独留白太后，如向与公亮等言。太后曰：“相公安可求退？老身合居深宫，却每日在此，甚非得已，且容老身先退。”公即

称前代如马、邓之贤，不免贪恋权势，今太后便能复辟，诚马、邓所不及，因再拜称贺；且言台谏亦有疏章，乞太后还政，未审决取何日撤帘。太后遽起，公即厉声命仪銮司撤帘。帘既落，犹在御屏后，微见太后衣也。韩魏公当仁宗之末，英宗之初，朝廷多故，公临大节，处危疑，苟利国家，知无不为。或谏曰：“公所为如是，万一蹉跌，岂惟身不自保，恐家无处所，非明哲之所尚也。”公叹曰：“此何言也！凡为人臣者，尽力以事君，死生以之，顾事之是非如何耳。至于成败，天也，岂可豫忧其不成，遂辍不为哉！”闻者愧服其忠勇如此。英宗初晏驾，急召上，未至，英宗复手动。曾公愕然，亟告韩魏公，欲止召太子。公拒之曰：“先帝复生，乃一太上皇！”愈促召上。其达权知变如此。韩魏公知大名，魏之牒诉甚剧，而事无大小，亲视之，虽在疾病不出，亦许通问请命，而就决于卧内。或以公任劳事过多，勉其委于佐属，而少自便安，公曰：“两辞在官，人之大事，或生或死，或予或夺，至此一言而决。吾亲之犹恐有所不尽，况可以委人乎？”韩魏公尝谓处事不可有心，有心则不自然，不自然则扰。太原土风喜射，故民间有弓箭社。公在太原，不禁亦不驱，故人情自得，亦可寓武备于其间。后继政者，下令籍为部伍，仍须用角弓。太原人贫素，只用木弓，自此有卖牛置弓者，人始骚然矣，盖出于有心也。韩魏公为相，曾公为亚相，赵康靖、欧阳公为参政，凡事该政令，则曰：“问集贤。”该典故，则曰：“问东厅。”该文学，则曰：“问西厅。”至于大事，则自决之，人以为得宰相体。韩魏公在相位，所汲引多正直有名，或忠厚可镇风俗，列侍从，备台谏，以公议用之，多有未尝识者，人亦不知出何人。门下所荐，引于上前者，未尝辄漏其语。间上有宣谕，或同寮谈说，人始闻之。公初罢相，上问孰可以为执政者，公力荐韩絳忠直，公辅之器，上遂用为枢密副使。既而有排毁絳者，上曰：“韩琦之去，惟荐此人。”魏公当国日，东坡试制科中程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诰。公曰：“苏轼之才，远大之器也，他日自当为天下用，要在朝廷培养之。今骤用之，则天下之士，未必以为然，适足以累之也。”英宗曰：“且与修注何如？”公曰：“记注与制诰为邻，未可遽授，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。他日擢用，亦未为晚。”乃授直史馆。东坡闻之，曰：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。”

富韩公熙宁初再相，神宗首问边事，公曰：“陛下临御未久，臣愚以为首当推恩，惠布德泽，三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。若干戈一兴，上贻圣忧，下竭民力，愿勿首先留意边事。万一邻国渝盟，人神共孰为应敌之计可也。”上曰：“所先当如何？”公曰：“阜安宇内为先。”盖是时王荆公已有宠，劝帝用兵，以威四夷，故公言及。后果用王韶，取熙河以窥灵武，结高丽以图大辽，又用章瓘取湖北、夔峡之地，用刘彝、沈起窥交，造战舰于富良江上，又用

郭逵、赵 I 宣抚广南，使直捣交。交扼富良江，兵不得进，瘴死者十余万人。元丰四年，五路进兵取灵武，夏人决黄河水拒，兵将冻溺饥饿，死者数十万人。又用吕惠卿所荐徐禧筑永乐城，夏人以大兵破之，自禧而下，死者十余万人。报夜至，帝早朝，当宁恸哭，宰执不敢仰视。帝叹息曰：“永乐之举，无一人言其，不可者。”又谓宰执曰：“自今更不用兵。”富韩公在朝，延州民二十人诣阙告急，上召问，具得诸败亡状。执政恶之，命远郡禁民擅赴阙者。富韩公言：“此非陛下意。宰相恶上知四方有败耳，民有急，不得诉之朝，则西走元昊，北走契丹矣。”契丹自晋天福以来，践有幽蓟，北鄙之警，略无宁岁，凡六十有九年。至景德元年，举国来侵。真宗用寇准计，亲征澶渊，射杀其骄将顺国王达兰，敌惧，遂请和。时诸将皆请以兵会界河上，邀其归，徐以精兵蹙其后歼之。敌惧，求哀于上，遂诏诸将按兵纵敌归，敌自是通好守约，不复侵边者三十有九年。及元昊叛，兵久不决，契丹之臣有贪而喜功者，以我为怯，且厌兵，遂教其主设词以动我，欲得晋高祖所与关南十县。庆历二年，聚重兵境上，使其臣萧英、刘六符来聘。仁宗命宰相择报聘者。时敌情不可测，群臣皆不敢行，宰相以富弼名闻，乃以公接伴英等入境上，命中使劳之。英托足疾，不拜。公曰：“吾尝使北，卧病车中，闻命辄拜。今中使至，而公不起见，何礼也？”英矍然起拜，公开怀与语，如主宾相见礼。英等遂去左右，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，且曰：“可从从之，不可从，更以一事塞之。”公具以闻。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馆伴，不许割地，而许增币，且命报聘见契丹。契丹曰：“南朝违约，塞雁门，增塘水，治城隍，籍民兵，此何意也？群臣请举兵而南，寡人以谓不若使使求地，求而不获，举兵未晚。”公曰：“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？澶渊之役，若从诸将言，北兵无得脱者。且北朝与中国好，则人主专其利，而臣下无所获；若用兵，则利归臣下，而人主任其祸。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者，此皆其身谋，非国计也。”契丹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公曰：“晋高祖欺天叛君，而求助于北。末帝昏乱，神人弃之。是时中国狭小，上下离叛，故契丹全师独克，虽广获金帛，充刃诸臣之家，而壮士健马，物故大半，此谁任其祸者？今中国提封万里，所在精兵以百万计，法令修明，上下一心，北朝欲用兵，能保其必胜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公曰：“就使胜，所去士马，群臣当之欤？亦人主当之欤？若通好不绝，岁币尽归入主，臣下所得，止奉使者岁一二人耳，群臣何利焉？”契丹大悟，首肯。久之，公又曰：“塞雁门者，以备元昊也。塘水始于何承矩，事在通好前，地卑水聚，势不得不增。城隍皆修旧，民兵亦旧籍，特补其阙耳，非违约也。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，周世宗复伐取关南，皆异代事。宋兴已九十午，若各欲求异代故地，岂北朝之利也哉！本朝皇帝之命使臣，则有词矣，曰：”朕为祖宗守国，必不敢以其

地与人。北朝所欲，不过利其租赋耳，朕不欲以地故多杀两朝赤子，故屈己增币，以代赋入。若北朝必欲得地，是志在败盟，假此为词耳，朕亦安得独避用兵乎？澶渊之盟，天地鬼神实临之。今北朝首发兵端，过不在朕，天地鬼神，岂可欺也哉！“契丹感悟，遂欲求婚。公曰：”婚姻易以生隙。且人命修短不可知，不若岁币之坚久也。本朝长公主出降，赍送不过十万缗，岂若岁币无穷之获。“契丹主曰：”卿且归矣。再来，当择一受之卿，其遂以誓书来。

“公归复命。再聘，受书及口传之词于政府。既行，次乐寿，谓其副曰：”吾为使者，而不见国书，万一书词与口传者异，则吾事败矣。“发书视之，果不同，乃驰还都，以晡入见，宿直学士院，一夕，易书而行。既至，乃不复求婚，专欲求增币，曰：”南朝遗我书，当日献，否则曰纳。“公争不可。契丹曰：”卿勿争。南朝既惧我，何惜此二字？我若拥兵而南，得无悔乎？“公曰：”本朝皇帝兼爱南北之民，不忍使蹈锋镝，故屈己增币，何名为惧哉？若不得已而至于用兵，则南北敌国，当以曲直为胜负，非使臣之所忧也。“契丹曰：”卿勿固执，古亦有之。“公曰：”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，故臣事之。当时所遣，或称献纳，则不可知。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，岂复有此礼哉？公声色俱厉。敌知不可夺，曰：“吾当自遣人议之。”于是许留增币誓书，复使耶律仁先及六符，以其国书来，且求为献纳。公奏曰：“臣既以死拒，敌气折矣，可勿许，敌无能为也。”上从之，增币二十万，而契丹平。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，守其约，不忍败者，以其心晓然，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。

富公再使，以国书与口传之词不同，驰还奏曰：“政府故为此欲置臣于死。死不足惜，奈国事何？”仁宗召宰相吕夷简而问之，夷简从容袖其书曰：“恐是误，当令改正。”富公怒形于色，与之辩论。富韩公宣抚河北，时天章阁待制张{皿}之为河北都转运使。保州界河巡检兵士，常以中贵人领之，与州抗衡，州常下之。其士卒骄悍，虽不出巡徼，常廩口食。通判石待举以为虚费，申转运使罢之，士卒作乱，杀守卒。中贵人杨怀敏与张盟之不叶，密奏曰：“贼于城上呼云：”得张{皿}之首，我当降！‘愿赐盟之首。“上从之，遣使奉剑，即军中斩{皿}之首以示贼。富弼遣中使还，且奏曰：“贼初无此言，是必冤仇者为之。借令有之，若以一卒之故，断却转运使头，此后政何由得行？”上怒解。

欧阳公曰：“吾昔贬夷陵，因取架阁陈年公案，反覆观之，见其枉直乖错，不可胜数。且以夷陵荒远褊小，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矣。当时仰天誓心，自尔遇事，不敢忽也。”欧阳文忠公尝语人曰：“治民如治病。凡治人者，不问吏才能否，设施何如，但民称便，即是良吏。”故公为数郡，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，以宽简不扰为意。故所至民便，既去民思。或问公：“为政宽简，而事

不弛废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弛废，百民受其弊也。吾之所谓宽者，不为苛急；所谓简者，不为繁碎耳。”议者以为知言。欧阳文忠公在翰林，仁宗一日见御阁春帖子，读而爱之，问左右，曰：“欧阳修之辞也。”悉取宫中诸帖阅之，见其篇篇有意，叹曰：“举笔不忘规谏，真侍从之臣也。”

韩公综通判天雄军，会河水涨，金堤民依丘冢者凡数百家。水大至，综出令，能活一人者予千钱，民争操舟筏，尽救之。已而丘冢溃。

文潞公曰：“朝廷施为，务合人心，以静重为先，不宜遍听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厉精求治，而人情未安者，更张之过耳。”仁宗感疾，文彦博等以设醮祈福，留宿殿庑。知开封府王素夜叩宫门，求见执政白事。公曰：“此际宫门何可夜开？”诘旦，素入白，有禁卒告都虞候欲为变者，执政欲收捕按治。公曰：“如此，则张皇惊众。”乃召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问曰：“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？”怀德曰：“在军职中最为谨良。”公曰：“可保乎？”曰：“可保。然则此卒有怨于彼，诬之耳，当亟诛之以靖众。”众以为然，公乃请平章政事刘沆判尾，斩于军门。及上疾愈，沆潜公于上曰：“陛下违豫时，彦博擅斩告反者。”公以沆判呈上，上意乃解。初，彦博欲判状斩告变者，参政王克臣捍其膝，乃请刘相判之。

吴公奎奉使契丹，其国群臣为其主加称号，谒公，使入贺。公自以使事有职，贺无预也，不为往。契丹畏其守义，甚重之。

张文定公方平致仕在南京，适东坡下御史狱，公上书救之，欲附南京递，府官不敢受，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，恕徘徊不敢投。久之，东坡出狱，见其副本，吐舌色动。久之，人间其故，东坡不答。其后子由亦见之，云：“宜吾兄之吐舌也。此事正得张恕力。”或问之，子由曰：“独不见郑昌之救盖宽饶乎？其疏有云：”上无许、史之属，下无金、张之托。‘此语正是激宜帝之怒尔。且宽饶正以犯许、史辈有此祸，今乃再评之，是益其怒也。且东坡何罪，独以名太高，与朝廷争胜耳。今安道之疏，乃云其实天下之奇才也，独不激人主之怒乎？’有以此问刘器之者，器之曰：”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，今乃开端，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，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，必援陛下以为例。神宗好名而畏义，疑可止之。”

胡文恭公天资谨静，当大任，尤顾惜大体，谓契丹与中国通好六十余年，自古未有也，善防外患者，谨为备而已。胡文恭公知湖州，前守滕公大兴学校，费民钱数万。安定先生胡瑗始教授于其间，未讫，滕公罢去，群小斐然谤议，以为滕公用钱有不明者，自通判以下不肯书其簿。公于坐折之曰：“君佐滕侯几时矣，假滕侯之谋有不臧，奚不早告？阴拱以观，俟其去，乃非之，岂

古分谤之意哉！”一生大惭，为公书。公乃辟斋厅于学之东，增舍益弟子员，安定先生之教始益盛。东南之士知本经术行义，以为学者，公之为力最多。

刘公敞奉使契丹，公素知其山川道里。契丹道自古北口回曲千余里，至柳河。公问曰：“自松亭趋柳河，甚直而近，不数日可至中京，何不道彼而道此？”盖契丹常故使迂其路，欲以国地险远夸使者，且谓莫习其山川，不虞公之问也。相与惊顾羞愧，即吐其实，曰：“诚如公言。”时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，而食虎豹，契丹不识，以问公，曰“此所谓驳也。”为言其形状声音，皆是，契丹益叹服。

宋仁宗时，贾昌朝留守北都，圣谕至，即刻石于府园倚山楼。

苏子美，庆历中监进奏邸，承旧例以斥卖故纸钱祠神，因以其余享宾客。言事者欲因子美以累一二大臣，弹击甚急，左右无敢救解者。韩魏公从容言于仁宗曰：“舜钦一醉饱之过，止可付有司治之，何至如是？”上悔，见于色。

苏公颂充北朝生辰国信使，在北朝，遇冬至，本朝历先北朝一日，北人问公孰是，公曰：“历家算术小异，迟速不同，谓如亥时节气当交，则犹是今夕，若逾数刻，则属子时明日矣。或先或后，各从本朝之历可也。”北人以为然，各以其日为节。使还，奏之，上喜曰：“朕思之最难处，卿之所对，极中事理。”

彭公器资知饶州，钱尚书见有衣冠数十辈来见，彭公设拜，各人进问起居而退。钱甚讶之，因问，公曰：“范文正自京尹谪守是邦，其为政以名教厚俗、敦尚德义为先。州人仰慕，咸倾向之，遂以成俗。”

张文懿公士逊为相，陈尧佐罢参知政事。有挟怨上言尧佐欲反，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，士逊置二奏上前，且言个金言动摇朝廷。若一开奸萌，则臣亦不能自保矣。上悟，置告者于法，诬谏官事亦寝。文懿公罢相，范文正公所弹也。后复相，一日，仁宗语公曰：“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，可施行之。”公曰：“仲淹法当诛，然不见章疏，乞付外施行。”上曰：“未尝见其疏，比有为朕言者，且议其罪。”公曰：“其罪大，无他法，无文案，即不可。望陛下访之。”凡数日，则一请其疏，月余，凡十数请。上曰：“竟未见之。然为朕言者多矣，可从未减。”曰：“人臣而欲废君，无轻典。既无明文，则不可以空言加罪。”上意解。

李公及知秦州，及至州，将吏心亦轻之。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，吏执以闻。公方坐观书，召之使前，略加诘问，其人服罪。公不复下吏，亟命斩之，复观书如故。将吏惊服。

陈公泊初为开封功曹参军，时程琳尹开封。章献太后临朝，族人贵骄，自杖老卒死，人莫敢言。公当验尸，即造府白琳，琳望见公来，迎谓曰：“验尸

事毕乎？”公曰：“未也。”琳遽起隐屏间曰：“不得相见。”公唯而出，适尸所，太后已遣中人至，曰：“速视毕奏来。”公起再拜曰：“领圣旨。”未毕，使者十辈督之，吏等皆惧，谓公应以病死闻。公怒曰：“何以不实？”吏等骇曰：“公固不自爱，某曹不敢。”公复怒曰：“此卒冤死，待我而伸。尔曹依违惧祸，法不尔赦。”即自实其状诣琳。琳又迎问曰：“如何？”公曰：“杖死。”琳大喜，抚其背曰：“如此阴德，官人必享前程。”遽奏焉。入奏已，而太后族人特旨原，公亦不及罪。公自此名显。

吕献可为御史中丞。熙宁间，王介甫初参知政事，神考方励精求治。一日，紫宸早朝，二府奏事颇久，日刻既晏，例隔登对官于后殿，须俟上更衣复坐，以次赞引。时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，侍讲迩英阁，亦将趋资善堂以俟宣召，相遇于路。温公密问曰：“今日请对，欲言何事？”献可举手曰：“袖中弹文，乃新参也。”温公愕然曰：“以介甫之文学行义，命下之日，众皆喜于得人，奈何论之？”献可正色曰：“君实亦为此言耶？王安石虽有时名，然执偏见，不通物情，轻信难回，喜人佞己，听其言则美，施于用则疏。若在侍从，犹或可容，置诸相府，天下必受其弊矣。”温公又谕之曰：“今日之论，未见有不善之迹，但伤匆遽，更加筹虑可乎？”献可曰：“上新嗣位，富于春秋，朝夕所与谋议者，二三执政而已。苟非其人，将败国事。此乃腹心之疾，治之惟恐不及，顾可缓耶？”未几置三司条例司，介甫门下躁进谀谄之士，悉为僚属，始变更祖宗法，专务聚敛，百姓骚然，向之议者始叹服公之先见。温公每论当时人物，必曰：“吕献可之先见，予所不及。”

安石为相，行新法，置条例司，拜司马公枢密院副使。公力辞，至六七，卒不受命，则以书喻安石：“忠信之士，于公当路时，虽齟齬可憎，后必徐得其力；谄谀之人，于今诚有顺适之快，一旦失势，必有卖公以自售者。”意谓吕惠卿。对宾客，辄指言之曰：“覆王氏者，惠卿也。小人本以势利合，势倾利移，何所不至！”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，上书告其罪，苟可以覆王氏者，靡不为也。由是天下服公先知。

嘉初，王安石名始盛，其党倾一时。欧阳修亦善之。苏明允曰：“吾知其人矣。是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天下患。”作《辨奸》一论，比之王衍、卢杞，终必为天下祸。

张安道时为承旨，言安石言伪而辨，行僻而坚，用之必乱天下。介甫深怨之。

范蜀公事仁宗，时言者务讦以为名，或诬人隐私，公独引大体，略细故。陈执中为相公，尝论其无学术，非宰相器。及执中嬖妾笞杀婢，御史劾奏，欲逐去之。公言今阴阳不和，财匱民困，盗贼滋炽，狱犴充斥，执中当任其咎



，闺门之私，非所以责宰相。识者黷之。

司马温公延祐登对，言高居简不宜在陛下左右。上曰：“庙毕，自当去。”曰：“居简狡猾胆大，不惟离君臣，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妇皆不宁也。”司马温公自以遭遇圣明，言听计从，欲以身徇天下，躬亲庶务，不舍昼夜。或以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语戒之，公曰：“死生，命也。”为之益力。病革，谆谆不复自觉，如梦中语，然皆朝廷大事也。既没，其家即遗表八纸上之，皆手札论当世要务。司马温公曰：“闽人狡险，楚人轻易。今二相皆闽人，二参政皆楚人，必将援引乡党之士，充塞朝廷。天下风俗，何以更得淳厚？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上历问群臣所为，因论台谏天子耳目。司马温公曰：“既天子耳目，陛下当自择人。今言执政短长者，皆斥之，尽易以执政之党。臣恐聪明将有所蔽蒙也。”上曰：“谏官难得，卿更为择其人。”光退而举陈荐、苏轼、王元规、赵彦若等数人闻于上。

赵清献公为御史，弹劾不避权贵，京师号为铁面御史。其言尝欲朝廷别白君子、小人，每谓小人虽小过，当力排而绝之，后乃无患；君子不幸而诬误，当保持爱惜，以成就其德。故言事虽切，而人不厌。

彭公思永为侍御史，极论内降授官资之弊，仁宗深然之。时张尧佐以妃族进，希冀参政一缺；王守忠以亲侍帷幄被宠，求为节度使，物议欢动。公帅同列言之，皆曰：“宜待命行。”公曰：“宜以先事得罪。命出而不可救，则为朝廷失矣。”遂独抗疏极言，至曰：“陛下行此覃恩，无意孤寒，独为尧佐、守忠故取悦众人耳。且言妃族秉政，内臣用事，皆非国家之福。”疏入，仁宗震怒，人为公危之。公曰：“苟二人之命不行，虽赴鼎镬无恨。”于是御史中丞郭劝、谏官吴奎皆为上言其忠，当蒙听纳，不宜加罪。仁宗怒解，而尧佐、守忠之望遂格。

宋邵亢上英宗，乞下太常礼院修撰颖王聘纳仪范：“臣伏睹皇子颖王天资卓茂，婚姻及期，方陛下即政之初，而元嗣克家之日，推之于礼，莫重于斯。臣等伏见国朝亲王聘纳，虽开宝通礼具存旧仪，而因循未尝施行，至有敲门羊酒、镇柜钱银，乃里巷之常谈，盖绅所不道，行于圣旦，窃所未安。欲乞降圣旨，下太常礼院，博约旧典，修撰颖王聘纳仪范。其故事非礼者，一切罢之。”嗣礼院奏开宝通礼，亲王纳妃，有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、同牢之礼，国朝所未尝用，请如会要故事行之。

蔡君谟自给事中三司使除礼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、知杭州。初上入为皇太子，中外相庆，知大计已定矣，既而稍稍传言，有异议者，指蔡公为一人。及上即位，始亲政，每语及三司事，便有忿然不乐之意。蔡公终以此疑惧，请出。既有除命，韩、曾二公因为上言：“蔡襄事出于流言，难以必信。前世人主

以疑似之嫌，害及忠良者，可以为鉴也。”修亦启曰：“或闻蔡襄文字尚在禁中，陛下曾观之否？”上曰：“文字即不曾见，无则不可知其必无。”因奏曰：“若无文字，则事未可知。就使陛下曾见文字，犹须更辩真伪。往时夏竦欲陷富弼，乃先令婢子学石介书字，岁余学成，乃伪作介与弼书谋废立事。书未及上，为言者廉知而发之，赖仁宗圣明，弼得免祸。至于臣丁母忧，服阕，初还朝，有嫉忌臣者，乃伪撰臣一札子，言乞沙汰内官，欲以激怒群阉。是时家家有本，中外喧传，亦赖仁宗保全，得至今日。由是而言，陛下曾见文字，犹须更辩真伪，何况止是传闻疑似之言，何可为信？”上曰：“官家若信传闻，蔡襄岂有此命！”

陈古灵生平讲求万民利害，虽非其职，必录于篇，会其部使，可以立事者则以授之，利及四方者又不知数焉。凡于朝廷治体、州县养民之事，必求其术之可以为法者。鰥寡孤独，遗弃幼子，灾伤水旱，凶札疾疫，恤穷安富，养老劝农，治兵牧马，练将守边，积谷生财，差役漕运之事，莫不夙夜图营精密，曲尽其术。而又以询于贤者、明者、能者，不惮谦逊，屡求广谘博访。既得一善，则又称其得之所自，而推以授人。此其平生存心四十年弗懈也。既亡，检其手书，议及民政，讲求治道，或以相授，或以相谘，凡百余本，或累至十幅，盈纸细书，讲论得失，则其以天下为己任也。又如此使之大用，岂可量哉！“徽宗初政，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，于是大开言路，众议皆以瑶华复位，司马温公等叙官为所当先。公时在谏省，独以为幽废母后，追贬故相，彼皆立名以行，非细故也。今欲正复，当先辨明诬罔，昭雪非辜，诛责造意之人，然后发为诏令，以礼行之，庶几可无后患，不宜欲速致悔也。朝廷以公论久郁，且欲快悦人情，遽施行之。至崇宁间，蔡京用事，悉改建中之政，人乃服公远虑也。”

吕正献公既侍经筵，仁宗尝诏讲官，凡经传所载逆乱事，皆直言毋讳。公因请讲言弑逆之事，臣子之所不忍言，而仲尼之书《春秋》者，所以深戒后人君，欲其防微杜渐，居安而虑危，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，长幼嫡庶之分早定，则乱臣贼子无所萌其奸心。故《易》曰“履霜坚冰”，至由辨之，不早辨也。吕正献公为郡，率五鼓起，秉烛视案牒。黎明出厅，决民讼。退就便坐，宴居如斋，宾僚至者毋拘时。以故郡无留事，而下情通。凡典六郡，以为常。公徙开封府推官，理事不倦，暑月汗流浹背。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，曰：“此人要路在前，而治民如此，真宰相器也。”吕正献公或咎公持心太恕，今除恶不尽，将失有罪，为异日患。公曰：“为治去其太甚者耳。人才实难，当使之自新，岂宜使之自弃耶！”

刘忠肃公摯在南京幕府，会司农寺颁新令，尽斥卖天下祠庙，依坊场河渡

法收净利，南都阙伯庙岁为钱四十六贯，微子庙十二贯。公叹曰：“一至于此！”往见留守张公方平，曰：“独不能为朝廷言之耶？”张公矍然，因托公为奏曰：“阙伯迁于商丘，主祀大火。火为国家盛德所乘，历世尊为大祀。微子宋始封之君，开国此地，本朝受命，建号所因。又有双庙者，唐张巡、许远孤城死贼，能捍大患。今若令承买，小人窥利，冗褻渎慢，何所不为。岁收微细，实损大体。欲望详酌，留此三庙，以慰邦人崇奉之意。”神宗即日批曰：“辱国渎神，莫此为甚！”速令行下，不施行。

刘忠肃公与同列奏事论人才大概，公奏曰：“人才难得。臣尝历观士大夫间，性忠实而有才识，上也；才虽不高而忠实有守，次也；有才而难保，可借以集事，又其次也。怀邪观望，随势改变，此小人，终不可用。”二圣谕曰：“此言极是。”公辅政累年，其于用人，先器识，后才艺，进拟之际，必察其性行厚薄，终不轻授以职任。故才名之士，或多怨公，公知之，不恤也。取人不问识与不识，或多南士，有以萧望之、郑朋事谏，公笑而不答。论者谓元以来，能以人物为意，知所先后，而无适莫者，公为之首。

马处厚默知登州，时沙门岛旧制有定额，过额则取一人投之海中。默建言，朝廷既贷其生矣，即投诸海中，非朝廷之本意；今后溢额，乞选年深自至配所，不作过人，移登州。神宗深然之，即诏可著为定令。默本无嗣，后梦上帝以移沙门岛罪人事，特命赐男女各一人。后果生一男一女云。

蔡公确坐诗语讥讪帘中，台谏章疏交上，必欲朝廷诛殛，宰执侍从皆谓当然。范忠宣公独以为不可，遂于帘前开陈：方今圣朝，宜务从宽厚，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，暧昧不明之故，诛窜大臣。今日举动，宜与将来为法式，此事甚不可开端也。疏云，盖如父之有逆子，虽天地鬼神不能容贷，至于父母亲致于必死之地，则却恐伤于恩。臣之区区，实在于此。

蔡京知开封府，用五日限，尽改畿县雇役之法，至政事堂白温公。公喜曰：“使人人如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！”绍圣初，子厚入相，复议以雇役改差役，置司讲论，久不决。京兼提举，白子厚曰：“取熙宁、元丰之法施行之耳，尚何讲为！”子厚信之，雇役遂定。京前后观望，贤如温公，暴如子厚，皆足以欺之，真小人也。

曾公子固为郡，所至出教事，应下县责其属，度缓急与之期，期未尽，不复移书督趋。期尽不报，按其罪，期与事不相当，听县自言，别与之期，而按与期者，即有所追逮。州不得遣人至县，县毋遣人呼其门。县初未甚听，公小则罚典吏，大则并劾县官，于是莫敢慢事，皆先期而集，民不知扰，所省文移数十倍。事在州者，督察勾稽，皆有程式，分任僚属，因能而使，公总揽纲条，责成而已，庭无留事，囹圄屡空。人徒见公朝夕视事，数刻而罢，若无所用

心者，不知其所操者约且要，而聪明威信，足以济之，故不劳而治也。

苏子瞻在黄州，上数欲用之。王禹玉辄曰：“轼尝有‘此心惟有蛰龙知’之句。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，乃反欲求蛰龙乎？”章子厚曰：“龙者非独人君，人臣皆可以言龙。”上曰：“自古称龙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龙，孔明卧龙，岂人君耶？”及退，子厚语之曰：“相公乃欲倾覆人家耶？”禹玉曰：“乃舒宣言尔。”子厚曰：“直之唾，亦可食乎？”

曾公肇事哲宗，时谏官陈以言及东朝与政事被谪，公即奏书两宫曰：“昨者所论，臣虽不知其详，以诏旨观之，言虽狂，其意则忠。何则？以疏远小臣，妄意宫闈之事，披写腹心，无所顾避，此臣所谓狂也。皇太后有援立圣明不世之大功，有前期归政过人之盛德，万一有纤毫可以指议，则于清躬，不为无累。以忧君之诚，陈预之戒，欲以开悟圣心，保全盛美，忘身为国，臣子所难，此臣所谓忠也。以臣愚计，皇帝以所言狂率而逐之，皇太后以天地之量，隐忍包容，特下手书留之，则天下之人，必曰皇帝恭事母仪，不容小臣妄议，其孝如彼；皇太后功德巍巍，而能含洪光大，虽有狂言，不以为罪。其仁如此，两谊俱得，岂不美哉！”初得罪，左右无敢言者，公独尽言，请复旧职，其犯颜撻鳞，率此类也。

范忠宣公知庆州，饿殍满路，公欲发常平粟麦济之。州郡皆欲俟奏请得旨而后行，公曰：“人七日不食即死，何可待报？倘不许，吾当坐罪！”范纯仁为襄城县令，襄城之民，不事蚕织，鲜有植桑者。公患之，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，使植桑于家，多寡随其罪之轻重。后按其所植荣茂，与除罪，自此人得其利。公去，民怀之不忘，至今号为著作林。著作，公宰县时官也。

刘元城遍历言路，正色立朝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每以辨是非邪正为先，进君子、退小人为急。其面折廷诤，至当雷霆之怒赫然，执简却立，伺天威少霁，复前极论。一时奏对，且前且却者，或至四五。殿庭观者，皆汗缩竦听，退则咨嗟叹服，至以俚语目之曰“殿上虎。”元城云：初登第，与二同年谒李若谷参政，三人同起身请教，李曰：“若谷自守官以来，尝持四字：勤、谨、和、缓。”其间一后生应声曰：“勤、谨、和，既闻命矣，缓之一字，某所未闻。”李正色曰：“何尝教贤缓不及事，贤且道世间甚事不因忙后错了。”元城尝与人言，当官处事，须权轻重，务合道理，毋使偏重，可也。夫是之谓中。又言：“元间尝谒见冯当世，当世与予言，熙宁初与陈叔、吕宝臣同任枢密，叔聪明少比，遇事之来，迎刃而解；而吕宝臣尤善秤停，每事之来，必秤停轻重，令得所而后已。事经宝臣处者，人情事理无不允当。”器之因极言秤停二字，最吾辈当今所宜致力，不可不详思熟读也。宝臣即惠穆公也。

职方张琪知江阴，军吏盗钱三百贯，盖三十年矣。发其奸，捕系数十人。

转运使赵廓谓曰：“此应赏典愿窜吏，吾以闻。”琪惨然曰：“杀人以求赏，可乎？”悉召吏谕之，以偿钱则贷出，不尔，尔曹死矣。吏之亲属闻者，争出钱以偿，十日而足，乃推二人死者为首，余悉贷不问。廓愧且叹曰：“公长者，非吾所及也。”琪乃简肃公之婿。

陈忠肃公攻蔡京之恶，京致情恳，以甘言啖公。公曰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须擒王，不得自己也。”攻之愈力。

明道先生曰：“一命之士，苟存心于爱物，于人必有所济。”明道先生作县，凡坐处，皆书“视民如伤”四字。尝曰：“颢常愧此四字。”

龟山先生语录云：“孔子言居上不宽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又曰：“宽则得众。今人只要事事如意，故觉见宽政闷人，不知权柄在手，不是使性气处，何尝见百姓不畏官人，但见官人多虐百姓耳。然宽亦须有制始得，若百事不管，惟宽大，则胥吏舞文弄法，不成。官府须要权常在己，操纵予夺，总不由人，尽宽不妨。”

郑忠穆公事高宗，时苗傅、刘正彦谋逆乱，以上为睿圣皇帝，册皇太子即位，公庭立面折之，不能夺，私窃谓逆贼凶焰炽甚，非结外授无可为者，乃上章待罪求去，将北走平江、金陵，与吕颐浩等议兴复计。太后降诏不允，迁中丞。二凶窃威福之柄，肆行杀戮，日至都堂，侵紊机政。公抗章力言，乞告示，傅等宜一遵典法，章留中不下。公对恳请，降付三省施行。章下，傅等果出怨言，然少戢矣。即遣所亲承议郎谢向更姓名，微服为贾人，徒步如平江，见张浚等，具言城中事，令严设兵备，张声势，持重缓进，使其自遁，无致城中之变，惊动三宫，此为上策。浚等闻之，皆感激奋励，为赴难计。又忽宣诏，以上为皇太弟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幼主为皇太侄、监国公。震怒不知所为，即与大臣讲议，以为唐之睿宗传位皇太子，以听小事，自尊为太上皇，以听天下，则稽之于古为有法，行之于今为得宜。太后依旧垂帘同听政，以安人心。其命遂已。既而义师西向，上复位，公之力为多。

吕舍人本中云：“忍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当官处事，尤其是先务。若能清勤之外，更行一忍，何事不办。书曰，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，此处事之本也。王沂公曾尝曰，吃得三斗酩酊，方做得宰相，盖言忍受得事也。韩魏公语录曰，欲成大节，不免小忍。和靖尹公曰，莫大之祸，起于须叟之不忍，不可不谨。

”吕氏《童蒙训》云：当官者先以暴怒为戒，事有不可，当详处之，必无不中。若先暴怒，只能自害，岂能害人。前辈尝言，凡事只怕待，待者，详处之谓也。盖详处之，则思虑自出人，不能中伤也。又曰：前辈尝言，吏不怕严，只怕读。盖当官者详读公案，则情伪自见，不待严刻也。吕氏《童蒙训》云：当官处事，但务著实。如涂擦文字，追改日月，重易押字，万一败露，得罪反重

，亦非所以养诚心、事君不欺之道也。

虞公允文为相，事孝宗。时北使乌凌阿天锡来贺庆节，见紫宸殿，既跪，进其主书，因跪不起，要我以故事所无之礼。左右失色。公请驾兴上入内，天锡色沮。公遣阁门传宰相之令云：“使人奸礼，有诏放仗。”使介还馆，更相譙责。乃因候者恳祈，诘朝再见上寿，遂极恭顺，朝论称快。公下其事于边郡，令檄北朝。天锡归，果获罪。虞允文每曰：“宰相无职事，旁招俊义，列于庶位而已。”怀袖有一小方册，目曰《才馆录》，闻人一善，必书。再谕蜀，首荐汪应辰、赵雄等六人。及为相，首用胡铨、张震、洪适、梁克家、留正等二十人。一时得人之盛，凛凛有元、庆历之风。

洪忠宣公皓奉使大金，军前归，别持太硕人拜且泣。时长子甫十三岁，以下皆襁褓，呱呱环列，行路人不能仰视，公弗子也。间关至太原，留几一年。金遇使人，礼益削。及至云中，大帅尼玛哈迫之使仕于刘豫，公曰：“万里衔命，不得御两宫以归，大国度不足以有中原，当还诸本朝，乃违天以奉逆豫，豫可磔万段，顾力不能，忍事之耶？今留亦死，不即豫亦死，与其偷生狗鼠间，宁甘鼎镬不悔也。”尼玛哈怒，命壮士拥以下，执剑夹承之。公不为动。旁贵人曰：“此真忠臣也。”止剑士，以目为踞，请尼玛哈怒少霁，遂流递于冷山。流递，犹中国编窜也。云中至冷山，行两月程，距金二千余里地。苦寒，四月草始生，八月而雪，土庐不满百，皆陈王固新聚落。固新使诲其八子。或二年不给衣食，盛夏至衣粗布。蕃课四隶，采薪他山，尝久雪，薪尽，至乞马矢，煨面而食。困辱十年，多为诗文以讽，皆忧国伤时语。固新尝得献取蜀策，持以问公，公历陈古事梗之。固新锐欲吞中国，曰：“孰谓海大，我力可干，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。”公曰：“兵犹火也，弗戢将自焚，岂有四十年用兵不止者！”又数数为言所以来为两国大事，今既不受使，乃令深入教小儿。兵交，使在，礼不当执。固新或应或否。一日，大怒曰：“汝作和事官，却口硬，谓我不能杀汝耶？”公曰：“自分当死，顾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。此去莲花冻三十里，使之乘舟，一人荡诸水，以坠渊为言，可也。”固新义之而止。后归，上曰：“洪皓身陷敌中，乃心王室，孝忠之节，久而不渝，诚可嘉尚。”二子皆中词科，亦其忠孝之报也。先圣福善祸淫之训，于此可见矣。

### ●卷七民政门

张忠定公知益州时，有僧行止不明，有司执以白公，公判其牒曰：“勘杀人贼。”既而案问，果一民也，与僧同行，道中杀僧，取其祠部戒牒三衣，自披剃为僧。僚属问公何以知之，公曰：“吾见其额上犹有系巾痕也。”张忠定公在蜀，主帅翌日送贼三十余人请公治之，公悉给凭遣之，令各著业去。帅怒曰：“何给凭纵贼？”公曰：“昨日李顺胁民为贼，今日仆与足下化贼为民

，用固邦本。”张忠定公断事，有情轻法重、情重法轻者，必为判语，读以示之。蜀人镂板，谓之戒民集，大抵以敦风俗、笃孝义为本也。

欧阳公晔为鄂州崇阳，素号难治。公治之，至则决滞狱百余事。桂阳民有争舟相殴至死者，狱久不决。公自临其狱，出囚坐庭中，去其桎梏，与饮食之。食讫，悉劳而还于狱，独留一人于庭，留者色动惶顾。公曰：“杀人者汝也。”囚不知所以然，公曰：“吾视食者皆以右手持匕，而汝独以左。今死者伤右肋，此汝杀之明也。”囚即涕泣曰：“我杀也，不敢以累他人。”

燕公肃判刑部，故事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，虽许上请，而法寺多举驳，则官吏当不应奏之，罪故皆移情就法，不以上请。公奏：天圣三年天下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，岂无法疑、情可悯者，而州郡无所奏献，盖畏罪也，请自今奏而不应奏者，不科以罪。自是奏献者岁不减千人，皆情可悯、法疑者，无不贷免。自天圣四年距今盖五十年，贷免万人。古所谓仁人之言，肃有之矣。

薛简肃公奎为蜀，以惠爱得名。民有老妪告其子不孝者，子诉贫不能养。公取棒钱与之曰：“用此为生以养。”母子遂相慈孝。

吴正肃公奎知蔡州，蔡故多盗，公简其法，民便安之，盗贼为息。京师有告妖贼聚确山者，上遣中贵人驰至蔡，以名捕者十人。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，公曰：“使者欲藉兵立威，欲得妖人以还报也。”使者曰：“欲得妖人尔。”公曰：“吾在此虽不敏，然聚千人于境内，安得不知。使信有之，今以兵往，是趣其为乱也。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，以利钱财尔，一弓手召之可致也。”乃馆使者，日与之饮酒，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，送京师，告者果伏辜。

赵清献公知越州，两浙旱蝗，米价踊贵，饿死者十五六。诸州皆榜衢路，禁增米价。公独令有米者任增价粜之，于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，米价更贱，民无饥死者。

富郑公自郢州移青，会河朔大水，民流京东，择所部丰稔者三州，劝民出粟，得十五万斛，益以官廩，随所在贮之，得公私庐舍十余万间，散处其人，以便薪水，凡活五十余万人，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。上闻之，遣使劳公，即拜礼部侍郎。公曰：“救灾，守臣职也。”辞不受。然自公立法，简便周至，天下传以为法，至于今，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。

杜正献公听讼明敏，而审核愈精，故屡决疑狱，人以为神。其簿书出纳，推析毫发，使吏不得为奸。及其临民，则政简而易行。始居平遥，尝以吏事适他州，而县民争讼者皆不肯决，以待公归。安抚使察其治行，以公权知凤阳府，二邦之民争于界上，一曰：“此我公也，汝夺之？”一曰：“今我公也，汝何有焉？”

范忠宣公知齐，狱多屠贩盗窃，遂尽呼出，立于庭下，戒饬之曰：“尔辈为恶不悛，在位者不欲释汝，惧为良民害，复紊官司。汝等若能悔过自新，我欲释汝。”皆叩头曰：“敢不佩眼教令。”遂释之，欢呼而出，转相告语。是岁犯者减旧岁之半。

沈内翰文通治杭州，人有贫不能葬，及女子孤无以嫁者，公以钱周济数百人。倡优良家女为己子者，夺归其父母。

陈古灵知建州浦城县，日有人失物，捕得莫知的为盗者。古灵乃给之曰：“某庙有一钟能辨盗。”使人迎至后阖祠之，引群囚立钟前，言不为盗者摸之则无声，为盗者摸之则有声。古灵自率同职祷钟甚肃，祭讫，以帷帷之，乃阴使人以墨涂。良久，引囚逐一入帷，以手摸之，既出，乃验其手，皆有墨，惟有一囚无墨，讯之，遂承为盗，盖恐钟有声，不敢摸也。

吕许公行状：河北自五代末即民博，公叹曰：“王道本于农，此何名哉！”因表除之。朝廷推其法他路，自是农器无征。

吕申公知河阳时，役法已定类，多张虚数，以取羨余，盖所统五县，岁取于民者，有募监仓库人等钱三千九百二十七缗，而官未尝募人，实以军吏代役。又有追偿旧牙校重役钱五千五百缗，然至是所偿已尽，而取于民，遂为定数，岁输之无已。时公为括其数，以告于朝，请一切蠲之，以宽下户之输钱者。诏付司农，竟不行。

包孝肃公知天长县，有诉盗割牛舌者，公使归屠其牛鬻之。既而有告私杀牛者，公曰：“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！”盗者惊伏。

靳提举宗说监沧州盐山县务，日尝摄县事，有系囚坐杀人，法当死。宗说疑之，会犯者言其母年九十，病且甚，愿得一别母而死。宗说侧然，释囚缚，令人与俱至家。既而更获所杀人者。

韩亿知洋州日，有大狡李甲，以财豪于乡里，诬其兄之子为他姓，赂里姬之貌类者使认之为己子，又醉其嫂而嫁之，尽夺其奁囊之畜。嫂、侄诉于州及提转，甲赂狱吏，嫂、侄皆笞掠，反自诬伏，受杖而去，积十余年。洎公至，又出诉。公察其冤，因取前后案牒视之，皆未尝引乳医为证。一日，尽召其党立庭下，出乳医示之，众皆服罪，子母复归如初。

孙公莘老知福州时，民有欠市易钱者，系狱甚众。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，请于公，公徐曰：“汝辈所以施钱，何也？”众曰：“愿得福耳。”公曰：“佛殿未甚坏，又无露坐者。孰若以其钱为狱囚偿官，遂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，其得福，岂不多乎？”富人不得已，诺之，即日输官，囹圄遂空。

周公敦颐在合州，郡民心悦诚服，事不经先生手，吏不敢决，在下之人亦不从。赵清献公为使者，或谮之，清献惑，临之甚厉，比去，犹不释，而先生



处之超然也。

康节先生闲居林下，时朝廷初行新法，所遣使者皆新进少年，遇事生风，天下骚然，州县始不可为矣。公门生故旧仕宦四方者，皆欲投劾而归，以书问康节。康节答曰：“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。新法固严，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之赐矣。投劾而去，何益？”

孙公伯纯知海州日，朝廷调发军器，有弩椿箭竿。之类，海州素无此物，民甚苦之，请以鳔胶充折。孙谓之曰：“弩椿箭竿，共知非海州所产，盖一时所须耳。若以土产物代之，恐汝岁岁被科无已也。”

虞公允文在浙，先是，浙民岁输身丁钱绢，细民生子即弃之，稍长即杀之。公闻之侧然，访知江渚有荻场，其利甚溥，而为势家及浮屠所私，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，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绢，以缙计者至一十三万七千有奇，以匹计者一十六万三千有奇。免符下日，诸州之民欢呼鼓舞，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。

谷志古《清修集》云：当官处事，务合人情。忠恕违道不远，未有舍此二字而能有济者。前辈当官处事，常思有恩以及人，而以方便为上。如差科之行，既不能免，即就其间求所以便民省力者，不使骚扰重为民害，其益多矣。

高公防初为澶州防御使。张从恩判官有军校段洪进，盗官木造什物，从恩怒，欲杀之，洪进给云：“防使为之。”从恩问防，防即诬伏，洪进免死，乃以钱十千、马一匹遗防而遣之。防别去，终不自明，既又以骑追复之。岁余，从恩亲信言防自诬以活人命，从恩惊叹，益加增重。

### ●卷八兵政门

钱宣靖公尝率众过河，号令军伍，分布行列，悉有规节，深为戍将所服。上知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朕尝见儒人谈兵，不过讲之于尊俎砚席之间，于文字则引孙吴，述形势皆闲暇时清论，可也。责之于用，则罕有成功者。今若水亦儒，特晓武事，深可嘉也。”

陈公执中知青州、兼一路安抚使，索民钱数万贯修城，民间苦之。会贼王伦起沂州，入青州境，执中遣傅永吉掩击，尽获之。上闻之，嘉永吉以为能，超迁阖门使，入见，上称美其功。永吉对曰：“臣非能有所成，皆陈执中授臣节度，臣奉行之，幸有成耳。”因极言执中之美。上益多永吉之让，而贤执中，谓宰相曰：“陈执中在青州久，可召之。”遂以执中参知政事。

张忠定公复知成都。公至府，问城中所屯兵，尚三万人，无半月之食。公访知盐价素高，而廩有余积，乃下其估，听民得以米易盐，于是民争趋之，未逾月，得米数十万斛。军中喜而呼曰：“前所给米，皆杂糠土，不可食。今一一精好。此翁真善干国事者！”

薛公长孺为汉州通判，戍卒闭营门，放火杀人，谋杀知州、兵马监押，有

来告者，挺身叩营，谕之曰：“汝辈皆有父母妻子，何故作此事！然不与谋者，各在一边。”于是不敢动，惟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，散于诸县，相继捕获。是时非公，则一城之人尽遭涂炭矣。

种世衡将军城青涧，元昊寇边，有并吞关中之意，其将纲哩拉号雅哩克，王某号天都王，各统精兵于别部，元昊倚为心腹。将军谋有以去之。有王嵩者为人坚朴，白于帅府，表充经略司指挥，凡居室、骑从、衣食之具，悉出将军。嵩感恩既深，将军反不礼，以奴畜之，或掠治械系数日。嵩乃不胜其苦，卒无一辞怨望。将军知可任以事，居半年，召嵩，谓之曰：“吾将以事使汝。”嵩泣对曰：“嵩贫贱无状，蒙将军恩，致身荣显，常誓以死报，而未知其所，况敢辞捶楚乎？”将军乃遗雅哩克书，书辞大抵如世间问起居之仪，另以数语隐辞，书于尺素，且膏以蜡，置衲衣间，密缝之。告嵩此非滨死不得泄，如泄之，当以负恩不能成吾事为言，并以画龟一幅、枣一部为信牌，遗雅哩克。嵩受教，至雅哩克所居，致将军命，出枣、龟投之。雅哩克知见侮，笑曰：“吾素奇种将军，今何儿女子见识！”度嵩别有书，索之。嵩佯目左右，既而答以无有。雅哩克不敢匿，乃封其信上元昊。数日，元昊召雅哩克与嵩，俱西北行数百里，至一大城曰兴州，先诣一官寺曰枢密院，次曰中书，有数番杂坐，雅哩克预焉。召嵩，庭诘将军书问所在，嵩坚执前对，稍稍去巾栉，加执缚，至于捶楚极苦嵩终不易其言。又数日，召入一官寺，厅事广楹，皆垂斑竹箔，绿衣小竖立其左右。嵩意元昊宫室也，少顷箔中有人出，又以前问责之，曰：“若不速言，死矣！”嵩对如前，乃命曳出诛之。嵩大号，且言曰：“始将军遣嵩密遗雅哩克书，戒不得妄泄。今不幸空死，不了将军事。吾负将军！吾负将军！”箔中急，使人追问之，嵩具以对，乃褫衲衣取书以进。书入移刻，始命嵩就馆，优待以礼。元昊于是疑雅哩克，阴遣爱将假为雅哩克，使于将军。将军知元昊所遣，未即见，命属官日馆劳之，问西夏山川地形，在兴州左右，言则详迫，雅哩克所部多不能悉，适擒西夏数人，因令隙中视之，夏人能言其姓名，果元昊使。将军意决，乃见之。将军燕服，据案坐，属官皆朝衣，抱文籍鳧雁侍左右。于是宾赞引使者出，拜使者，传雅哩克语，将军慢骂元昊，而称雅哩克有心内附，乃厚遣使者，曰：“为吾语若主，速决无迟留也。”度使者至，嵩即还，而雅哩克已报死矣。将军知谋已行，因欲并间天都，又为置祭境上，作文书于版以吊，多述雅哩克与天都相结，有意本朝，悼其垂成而失。其文杂纸币，伺有敌，至急{大}之以归。版字不可遽灭，西夏得之，以献元昊，天都以此亦得罪。元昊既失二将，久之始悟为将军所卖，遂定讲和之策。世衡尝以罪怒一番落将，杖其背，僚属为之请，莫能得。其人被杖已，奔赵元昊，甚亲信之，得出入枢密院。岁余，尽得其机事以归

，众乃知世衡用为间也。

范文正公领延安，阅兵选将，日夕训练，又亲戒诸路，养兵蓄锐，毋得轻动。夏人闻之，相戒曰：“无以延州为意，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，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。”戎人呼知州为老子，大范谓雍也。

狄武襄公青自请击侂智高，以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，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事。谏官韩绛上言，狄青武人，不足专任，固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。上以访执政。时庞籍独为相，对曰：“属者王师所以屡败，皆由大将权轻偏裨，人人自用，遇贼或进或退，力不能制也。今青起于行伍，若以侍从之臣副之，复视青如无，青之号令复不得行，是循覆车之轨也。青素善战，今以二府将大兵讨贼，若又不胜，不惟岭南非陛下之有，荆湖、江南皆可忧矣。青昔在延，居臣麾下，沉勇有智略。若专以智高事委之，必能办贼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青节度，处置民事则与孙沔等议之。智高陷宾州，复入邕州。十一月，青至湖南，诸道兵皆会。余靖遣广南西路钤辖陈某将万人击智高，逗留不进，战败遁归，道死者二千余人。时馈运未至，青初令备五日粮，既又备十日粮。智高闻之，由是懈惰不为备，上元张灯高会。先是诸将视其帅如僚采，无所严惮，每议事，喧争不用命。己酉，狄青悉集将佐于幕府，立陈某于庭下，数其败军之罪，并军校数十人，皆斩之。诸将股栗，莫敢仰视。于是勒兵而进，步骑二万。或说侂智高守昆仑关，智高骤胜，轻官军，不用其言。公倍道兼行，出昆仑关，直趣其城。智高出战，大败，杀获三千余人。智高走还城，官军追至城下，智高夜弃城，走奔大理。捷书至，上喜谓庞籍曰：“岭南之平，皆卿功也。”青宣抚广西时，侂智高守昆仑关，青至宾州，值上元节，令大张灯烛，首夜燕将佐，次夜燕从军官，三夜飨军校。首夜乐饮彻晓，次夜二更时，青忽称疾，暂起如内，久之使人谕孙元规，令暂主席行酒，少服药，乃出数使人劝劳座客。至晓，各未敢退，忽有人驰报云：“是夜三鼓，公已夺昆仑矣！”

司马温公尝曰：“并驰万马中，能驻足者，其惟王存乎？”

詹良臣字唐公，严州人，以累举恩得官，为缙云尉。方腊起青溪，声摇江淮。贼犯处州，良臣曰：“捕盗，吾职也。”率弓兵数十人往御之，为贼所执。贼欲降之，良臣骂曰：“汝辈何敢反！往年李顺反，戮于蜀；王伦反，戮于淮南；王则反，戮于河北。同恶无少长弃市，尸为狗鼠食。汝辈何敢反！”贼怒，割其肉，使自啖之。良臣且吐且骂，至死不绝声，见者为陨涕。贼平，官其二子。

李侍郎若水，靖康二年金人攻陷太原，屡以讲和割地为说，耿南仲之徒力主和议。正月，上如青城，金人请上相见。二月，上皇帝后如青城，俱留金营

，尼吗哈逼上易服，若水叩头流血，固争不可，若水死之。金人曰：“我破大辽，死义者十数；南朝惟见李侍郎一人而已。”

刘忠显公，初金入真定也，父老号呼曰：“使刘资政在镇，岂有此祸！”金益知公名，必欲得公。宰相给以割地，遣公往金，以其国仆射韩正馆公于寿圣院。正言国相尼玛哈欲用公，公曰：“偷生以事二姓，有死不为也。”明年正月，正见公，言欲以公为正代，许以家属行。公仰天大呼，曰：“有是乎！”归召指使陈灌等曰：“金人乃欲用我，我当以死报国耳。”灌等泣且拜。公曰：“死生，命也。宁为不义屈乎？”即手书片纸曰：“金人不以予为有罪，而以予为可用，夫正女不事二夫，忠臣不事二君。以顺为正者，妾妇之道也，此予所以有死也。”付灌持归报诸子，即沐浴更衣，酌卮酒，以衣绦自缢。燕人叹曰：“刘相公，忠臣也！”

刘公平与西夏战于延州三川口，战少却，都监内臣黄德和引兵先走，平转斗三日。贼问：“主将何在，何不降？”平使人应之曰：“狗贼不降，我何降也！”以众寡不敌，与石元孙俱被执。平不复食，数骂曰：“狗贼！我颈长三尺，何不速杀我，缚我何之乎！”遂见杀。

张公克戡字德祥，出知汾州。金人陷燕山，长驱而南，分兵掠太原。金兵来攻，外援不至，势日孤危。克戡毕力捍御，昼夜不少懈。太原陷，汾益危。克戡召令军民曰：“太原既陷，吾固知亡矣。然义不忍负朝廷，辱父祖，累子孙，不与此城同终始，无以明吾节。”众皆泣对曰：“公，父母也，愿尽死拒守。”逾月城坏，贼既入城，克戡朝服南向，焚香拜舞，乃自引决。其家死于难者凡八人。